

卷之四

魯文恪公文集卷之六

竟陵魯鐸振之著

京山李維楨本寧校

記

羅氏重建敦本堂記

吉水之自沙橋南凡三百餘戶皆羅姓羅之家橋南始于濟民濟川今十有七世矣其先世系載在信史稱諸大方自弘信而下可考也橋南舊有祠堂曰敦本在族聚之東北向蓋建於其六世祖榮斬之手元

之壬辰爲鄉寇所燬時祀各舉於廳事

國朝天順間族衆謀欲興復以故址隘弗足同事既嘗拓地而中復多故弘治辛酉其日堯民者暨性本十餘輩協志合力率其衆垣所拓地而屋之乃參酌家禮之制後一室爲內寢中爲堂三楹若正寢然前則爲拜臺其外齊宿有所宴會有廳省牲瘞埋庖滌庫貯百爾具備考於舊貫蓋三倍矣越明年壬戌落成奉其主之得祀者於室中惟六世祖之主奉祀表厥功也每歲日合族屬詣祠參謁已乃序羣昭穆

拜時節必以薦冬至則齊明事事遷主於堂以祭祭畢會宴如禮事如冠昏必告而後行有紛爭則與衆質而決焉大江之西欲觀禮者必之羅氏正德乙亥鐸得告歸埽先隴堯民遣其姪孫朝賓進升寓書將幣走數千里求予記之嗚呼斯亦勤矣夫人本乎祖猶萬物之本乎天其可忘耶苟如天之不可忘其可無祀祀其可無所乎此古之君子所以將營宮室而先立祠堂也今之爲高堂深室者祇爲燕賓客貯妻妾遺子孫計耳至於奉先率苟簡便易取具故事

嗟乎。是甚不知類矣。橋南自有羅氏。遂有此祠。羅益
蕃則祠益大。累世弗替。其家法視世俗何如哉。吾又
見族蕃者。易踈踈則有所謂其初一人。至為塗人者
矣。以一人分而至為塗人。豈人之情哉。聯屬無道。以
至是耳。橋南之戶三百人。至以千計。而恩禮若出一
庭者。實以同此祠也。蓋祠同則人聚。人聚則情親。情
親則雖欲其踈不可得矣。故羅之戶版雖異。而猶統
於十二堂。教於六館。不自給者賑之。義倉故其子弟
未游於庠而已為佳士。不煩於官而自為友民。鄉與
善俗世獲良林。胥於茲祠焉。是關詩曰。孝子不匱。永
錫爾類。羅氏之謂也。或曰。十七世其衆如此。世復倍
蓰。祠終可同乎。曰。序於各宗。更番時至。雖百世可同
也。予為記之。將以告夫世之君子。而觀風者。亦或得
焉。

陳侯重建景陵城記

景陵舊有衛蓋據襄荆以東。漢沔以北。隨郢以南。最
廣衍。足牲鮮絲卉稻粱之利。自古四方有事。所爭趨
也。衣倉招徠。備九州之人。雖平時不無蘖芽。其間者

是故宜有城。

國朝調衛金州城猶無恙。民所恃如故。洪武己巳水決隄城壞。以予所聞見。景泰二年盜入劫縣庫。弘治四年既劫庫復所獄。取劇盜去。正德庚午盜自獄出。因嘯聚屠掠村鄉。虜女婦。劫丁壯爲徒。晝踏關呼官。府示將直入狀。以挾取所怨。三司長副集官民宣慰。兵數閱月。僅乃殲之。此皆城壞以後事也。陳侯以事未進士。下車之明季。適河北盜起。詔有司不得無城。侯慨然欲爲永久計。屬父老語之。父老曰。所願也。

第如勞費何時。庚府皆如懸磬。侯乃召富民大賈曰。城爲汝蓋藏也。財沒於盜。孰與出。十一以助吾築。名丁壯曰。城實汝保障也。身沒於盜。孰與分力。以助吾築。皆應曰。惟命。侯既捐俸若干。僚屬所捐又各若干。四境之內。翕然響應。富民以緡錢至。丁壯以畚鍤至。樵荻爲薪。烈石爲灰者。以舟車至。侯悉以籍登記。令公實具役司之。既乃闕隄涸湖。覆舊築爲城趾。審於縣。周凡百一十有二。煙縷四合。上料爲雲霧者數月。百爾云。具人匠既集。乃署爲十有四。工象以散聚之。

節負者蟻昇。築者鱗積。甃則衝從適均。灌則燥濕得所。萬手續紛。歌謠隱耳。知事。事而不知勞也。侯旦暮臨。眡有慰無亟。蓋若父兄。率子弟治其垣墉室廬。而意及其魯雲者也。戒事于九年之七月。以十年之八月告成。所需以白金計之。爲兩者三千六百七十有八。民所赴工。積五十一萬二千九百四十有二。城高二丈有奇。厚加于高者五尺。周迴六百八十五丈。四門高二丈四尺。其深倍之。樓高不及城者二尺。門扉皆以鐵衣。門之內各爲屋三楹於傍。以居門者。闢城

內外地各丈許。責所居訶禁汗踐。增築外隄。舍民其上。伺不虞也。於南樓則置鍾鼓以警昏曉。城成襟湖帶河。儼天設隍。斬鄉邑民大和會。陟降諦觀。舉手加額。乃歎曰。今而後有吾所家而定。吾所歸矣。其嘗罹盜者。則泣且曰。向使侯來不莫。吾寧有疇昔。蓋不啻家室成而父子相慶也。夫天下之事。備害防患。以衛民者。莫如爲城。其勞費鮮弗病且怨者。景陵城廢百三十年來。失所恃者。知凡幾。今侯至。纔二載而千百年之功。成於朞月。人惟樂有所恃。而不知勞與費焉。

非其賢遠於人有是乎是年
朝廷以臺員之缺名侯縣人士攀臥不得留既去而
思之益深斲石爲碑屬汪淵會明輩來求予記之嗚
呼吾行天下見所謂賢守令多矣求其誠心爲民如
侯不多見也侯之政廉公明恕爲吾人所思者豈勝
紀述建城其遠且大者也姑書而鐫之石用慰所思
侯名良玉字德夫蜀之富順人與侯協志者嚴君輔
胡君洪孫君炫蔡君德器劉君翹其一時僚佐師賓
也凡預是役者於碑陰勒之

沔陽修城記

沔故有衛與州治同城城不知起何時由今自沔而
觀寔不可以一日無城也城之盛民猶舟馬舟任萬
斛而鬻及分寸則不得爲舟同濟者共命殆矣然則
有城不繕治又尚得爲城哉矧一日不可無城之地
而迺坐視其圯以壞不待智者視猶殆舟矣沔間江
漢以爲州江實受湘江湘以上爲荆岳爲巴蜀爲辰
沅而平則漢陽武黃九江諸郡不勝計也是故海內

之人亦陸交集。寇賊姦宄恒發。平時若屬有潢池之孽。遠相根蔓。則疾標重輕。實茲焉是繫。故曰不可一日無城也。正德丙子。祥符李川甫以奉訓大夫來守沔。未三月。屬江漢合漲。沒城趾二尺。風雨彌月。助爲崩。嚙患。大夫憂之。列柵以守。重民饑。未遑治也。明年水復大至。城壞四百丈。大夫曰。民連饑。雖賜租與賑。未甦也。城今大壞。完之則民方病。不完是以殆。舟共濟。如之何則可。出而謀之。寮友寮友曰。財力在民。今某若民何。謀之。衛使衛使曰。吾士之病久矣。大夫入

而復自度。馬曰。患吾城者水也。吾誰謀其殆。謀之水乎。乃移書諸當路曰。沔多陂澤。水傷農。陂澤滋利矣。請以征魚之羨爲城費。許馬時都御史吳公獻臣奉命以便宜行荒政。至聞之曰。猶之爲民也。助其費幾三之一。於是白金以餒計。得凡百八有奇。故事。城有役。軍民同之。大夫乃使度城三分。壞之二於民。自餘以遺軍士。併以兩計。白金八十給之。約日卽工。出納敦事。咸選擇人使之。遂耗財用。募丁壯。執錘。荷杵。負土石。就事者足。相踴以至。大夫旣受之。方法將復乘

城既勸。務從匪。胥勤積用。以瞬而美。摩手於戊寅三月之丙寅。爲日二百二十有八。而訖工。樓櫓宇幟。與焉改觀。使巡撫都御史秦公國聲。會事孟公望之。按沔。問民隱於諸里居。暨諸生者。諸里居暨諸生。述大夫所以裕民及之。二公登視焉。有歌於其野者。曰。瞻彼新城。乃忘厥舊。安吾爲宗。急吾知所走。胡不吾聞。吾于力是助。復有和之者。曰。新城有巖。奄失故所。雖有奸競。孰敢予侮。而今而後。釋予斯。釋予介。爰肆力於畦畝。秦公顧孟公曰。子聽之。歲大侵久矣。吾宜然。

容之聞也。乃今舉大役而民有不知者。顧庶及於卒伍。政可知矣。守人不當如是乎。有官吾郡縣。皆令若茲。吾豈其復犯風露。是不可不丕視厥類。使繼今有聞也。諸里居介其學之師。賔走諸生。有東岡魯鐸。請記諸樂石。鐸雖病憊。嘗攝筆從紀事之後。其得謂在家不知爲記之。大夫名濂。舉中士爲第一人。出身進士。有文學顯名。今名復顯於有政。修城其一也。自公之暇。輒留意書史。爲文章蔚然成家。孔子曰。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又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其大夫

之謂也。時正德歲在庚辰五月七日立石。

雲南府修拓廟學記

雲南府學在府治東南。創修代年。攷諸志可知也。其地南局通衢。故廟制重門。萃於尋丈。自餘諸舍。有至無所爲之。而所謂尊經閣者。迺復庭峙。以繫列戟。學則門墻崇不及仞。舍宇歷年所。亦多就敝。正德戊寅。御史中丞何公孟春。始至。謁視。歎曰。孔子之道。與天地同博。載以成物者。博厚高明。悠久也。

國家師用之。以唐虞域中。滇今爲南服。鄒魯而茲。廟

與學。淺隘庫閣。以敝大非所稱。矧儲毓學孔子者。於是乎瞻依游息。其所關非細。吾有司漫視不屬之意。無乃其是過與。維時知府事邵君鏞。由方伯方公璘。請所以開拓改治之。謀於公。公曰。無。或使勞費及吾民。乃閱府實。得省革浮費。爲白金二百。爰有奇。購地跨合前衢。續舊繚之。得垣增深。爲丈三十。有五。需材傭力。亦旣取給。遂攻石臨衢。爲櫺星門。其舊趾以趾戟門。長兩廡。令東西迴抱。焉移寘尊經閣於廟後。像設加之。章施配哲位次。因亦釐正戟門之前。始爲碑。

亭又前爲頽池。苑相向爲庖滷舍。而廟制乃備。改建學門。倍舊爲高廣。其堂齊號廡。會食遷坐之所。皆補敝易陋。以求於合度。覆甃塗繪。廟學相映。一新。卒乃據坊署三表。曰大成。崇文。立教者。踣足以立。工始已卯冬十一月。訖以庚辰之十月。公及方伯羣僚從師生。達觀厥成。規制閎豁。旣深。旣闢。易地爲心。有巖有適。公乃顧謂諸生曰。孔子參前倚衡之訓。欲隨所在見道也。况專業其地者乎。繼自今人其門者。如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趨隅仰止。進德修業。庶其升堂入室。用而行之中。牟攝相之政。可推也。若乃從以身之教事。大夫之賢。則吾與有官君子所當念也。僉應曰。諾。于時環園橋觀者。退而皆若有得焉。乃方伯謂是足以振今作後也。寓書加幣。勤騎使三月而至。請記於竟陵魯鐸鐸嘗濫史職。茲實宜書。爲詮次其說。與事如此。公字子元。號燕泉。郴人。今爲兵部侍郎。文學德政。名中外舊矣。作人固其所先也。

沔陽州重建廟學記

惟正德甲戌。沔大夫徐子正大。新廟學。越二年。績用

成三年學政興六年士人楛達取上第楚由之益名
有林初大夫以壬申秋蒞沔及暮月政平民服乃遂
銳意於教嘗臨學顧瞻興嗟曰夫教人學孔子此其
瞻依居養之地豈容敝陋如是哉且域中惟道爲至
大道傳於聖人古今惟孔子爲至大是道也自天地
至昆虫草木所以位育者壹是賴之是故爲政者似
之猶理假之猶興况純用之者乎戾之而禍敗叛之
而死亾棄之而覆且絕是雖么麼不能離呼吸不得
間者也我

國家舉帝王之政其養士取人純用是道沔爲江漢
間大州聖化所先而廟與學略不爲稱如興道何旣
而謀之府庾無儲也或曰待諸大夫曰事常廢於待
卽待之有爲潛輸者乎遂捐俸爲金若干登役書曰
我姑覆簣之効耳四境感激生義富民大賈相語於
道曰吾屬小人各得其所大夫政理之由也大夫之
政孔子之道之由也大夫今爲道謀吾屬守廩實藏
賄相視如秦越可令日飲漢江水以長我乎於是化
所居競相舉助後至則訾嫚以爲恥旬日白金輸公

篋以千數計。凡木石黝丹髹堊。傭募咸取足焉。乃命工師傑圖式。示敦事者。務極於弘壯。壯士徒胥勤効職。事事故成功。不美其素。廟自大成殿以下。爲楹凡四十有五。學自明倫堂以下。爲間凡七十有一。殿高七丈有五尺。堂高不及殿者二丈。而兩廡重門齋號官署門庖各稱焉。其戟門爲六楹。如殿數重等威也。景賢祠齋宿所附於兩廡。便從事也。旣乃據坊爲表。署其東曰儲俊。西曰啓文。又西近通衢者。特曰學宮。別里巷也。是役也。公不紀費。而民不知勞。覺棟傑出。迺

見城表。故危若仰山。夷若履水。漢沔之上。巋然改觀。一時師氏弟子。咸勃焉興起。駸駸而向道。君子曰。居肆成事之驗。夫豈誣哉。故居是邦。樂有賢大夫也。大夫旣即駕部。學訓導。某從諸生某某數輩。走東岡。請記於子。子病未能應。歲必二三至。蓋五六年于茲矣。所請益勤。人之思大夫不能忘可知也。故勉爲記之。時嘉靖改元壬午五月也。大夫名咸海。鹽人在正德季。未進士中。最以文名。其政一發於誠州。自稱治興學。乃其所先。人謂爲謀道者。亦知言矣哉。

濟庵記

予同年友方濟甫名夫雨嘗自號霽庵庵間過予請記之予曰何謂也濟甫曰吾初名天與東海張先生爲改今名一二同志既有以字我矣復自思之濟物固資乎雨非霽無以全厥功故洪範休徵曰時雨若時暘若大易說卦曰雨以潤之日以暵之皆兼言以示人吾取以名吾庵將以是道勉焉予曰子誠善求道矣哉予嘗卽易與書而驗之逾十日不雨則旱苗者枯立華者萎欲就實者耗矣雨過三日則穴下者沒

秀者稊強露積者牙出矢暴者腐且蛾幻矣時雨暘則無是也惟人之道亦然忤而怒怒旣而釋然善而賞反是則復黜罰之矣若其大者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正直剛柔三德撫世亦莫不然蓋無慘不舒無張不弛陰陽之用文武之道也濟甫名雨而以霽名其庵蓋能自顧而思者誠善求道矣哉今之郎冬官臨事卽政足以自試其所求他日柄用輔吾明天子因時撫世尚得大用其道予行且見之矣若徒事一室以偃仰嘯歌而資美談其非濟甫之志亦

非予所以望吾濟南者矣。

思齋記

永順宣慰使彭君天祥性穎敏好學至稱博洽其儀觀論說儼然一書生湖南當路超常數禮之殊不覺其爲門蔭也世家以忠武聞至君益懋節行所居堂室各有扁以自示廳事之西扁曰思齋者君別號也間遣使者來京師求予記之予曰思之爲義大矣哉書之思永詩之思無邪孟子之思則得之皆思也天祥之思云何使者攝辭以對曰某也荷

朝家厚恩世守壤地夙夜兢惕惟墮於不類是憂嘗聞之爲惡者未嘗有思有思則爲善矣故以思齋自號蓋上思忠於君下思仁於民思前以紹其祖若考後以啓其子若孫此其大凡而行身處物之間無往不思也故有堂若世忠籌邊若懷忠若思親寶仁有樓若思恩若永鎮軒若友人若君子亭若清心若觀瀾濯纓閣曰一清窩曰冰雪諸凡燕息游望爲扁者尙多有之其名與義皆涉於思是齋也蓋總攬諸篇之義而歛之一心者也惟執事其賜一言記之庶幾

有所持循也。曰思則誠善矣。然吾聞人必勞則思，思則善心生。古之人自上以下，必勞於其事而後即安，非無謂也。天祥專鎮而居，有欲斯遂，將亦無從而勞乎？曰：夫子朝閱武備，暮治書史，殆與部卒經生校勤怠爰自受蔭累平大寇，每奉勅諭則感激思奮，至終夜不寢，故輒有成功。夫子之勞甚矣，勞誠致思，則其思當無窮也。惟執事其終教之，予忝史職，聞事在藩，方可書者，皆思有以章之。况賢如天祥，而又請之勤如此者乎？雖然，宣慰云者，宣諭而慰安之謂也。以

天祥之賢，無事則奠境土，以育善衆，有警則宣德意，以化悖亂，不事殄戮而邊徼寧宇，以求如置官之意，以廣

聖明好生之德，以示法他藩，其終以無愧於古之所謂思者，以垂無疆之聞，斯至矣。天祥亦嘗思及是，與庸併書以為齋記。

襄陽府鎮南樓記

嘉靖三年秋，湖廣副察使南克王公朝鳴撫襄及二，戟公既作鎮南樓，戒襄守海鹽，徐公子正相厥志，乃

以公命命宜城訓導夏時亨持書幣至以記請予曰
樓之知名海內者亦多矣厥有大繫不容無作者不
知有幾今樓於襄而以鎮南名將所謂有大繫焉者
歟余嘗閱地圖又於襄嘗取道上京師襄實中於
土阻山陵帶江漢言地爲形勝言郡爲雄蓋宛許關
洛晉衛鄭陳齊宋之交漢沔巴蜀吳越之際舟車所
適貨賄遷化漆絲羽革菽麥布縷沾被原野湖海無
邇遠是誠水陸之會南北所控扼也地饒財殷士文
而悅道俗重義而有勇天下無事聲教繇以四漸緩

急則恃以固南北故晉守以羊祜杜預卒以取吳南
宋播迫嶺海實在元人窺襄六年之後我朝置
國家特命中丞撫治又專任副察使蒞之有以也表
奠威容占望之典苟不可缺則斯樓豈容無作乎樓
舊趾相傳梁作文選樓於此唐因以建山南東道樓
宋修之入
國朝改鐘鼓樓經燬未復舊觀趾今葺治根以距石
門關增崇廣焉樓翼三簷歸乎壯傑稱其地上揭月
令貯鐘鼓漏刻仍譙之制據今名所爲固當不止是

也。或以爲樓垣東北之墟。儷西南山以護風氣。此雖
古人陟觀景象之遺意。亦鎮之一義耳。而實則猶有
大焉者。王公撫襄之政。嚴從恕出。恩流而善勸。深山
窮隩。附隸而野心者。悉爲友民。而守以徐公良平之
理。人熙氣祥。歲用豐樂。故斯樓之作。襄里居人士。從
吏寔勤。撫巡諸公。咨誠野協。落之日。耆稚和會。觀厥
成。以爲要事。亦若知公之志者。夫樓以臨觀爲功。嗣
自今。登斯樓者。霏霽時霽。山川開朗。如向所謂南北
交際者。皆近出履焉。至於察火。禱雨。封守。望隆中峴。

首鹿門之墟。民胞物與。舉在目中。而吊古觀風。高出
異代。吏茲土者。能無有感乎哉。若其警昏曉。時作息。
順辰以興事。則齊民邦本之職也。嗚呼。其無以仁而
負斯樓也夫。用記作者之志。永以爲詒。

高唐州知州陳君去思碑

州屬山東。昌府。

陳君子珍守高唐之四年。事無遺便。民有頌聲。迺弘
治乙丑夏四月。擢南京工部員外郎。去之日。吏民扶
擁。老稚遮留。曰。何物郎秩。能以我公去邪。遂駢卧捧
馬足。不可前。郡中大夫士。以法制開諭。至恐以危言。

君始得行。爭取君韓揭之州門。涕泣攀送者若干人。君既去。凡君所經由。見之輒嗟詠徘徊不能自已。鄉進士殷佐等述州人之意。走千有餘里來京師。請予文爲去思碑。予既重違斯人之情。又忝史職。於凡就列福民。可以風吾人者。皆所宜書焉。夫高唐之爲州也。其郊四達。又當兩都南北之衝。民力困憊。生理孔艱。故在諸州中亦稱難治。君既視事。慨然以裕民爲任。曰。是不在吾長吏乎。凡故所供需。皆自裁損。所居出必扃鑰。外門肅清。非公事者。不敢窺首。日出坐廳。

事日入。乃罷簿書。填委披決。不少休。一如家事治之。公暇巡阡陌間。名齊民與語農蚕。民用丕作。禾黍桑麻。連望無曠土。廣學舍。以處生徒。自復戾止。詔以文藝器識之先後。科目賴以得人。平時籍人戶爲三等。臨徭役一準之。里書莫緣以爲重輕。民糧歲有起運。視存留難數倍。貧不能贖吏者。率任其難。君一視力之。厚薄定之。丁夫往往身繫二役。財力足乏。君使驗行李相當之數。給之。裁節重役。傭價亦歲省銀千有餘兩。羣吏非有名。不得輒升堂階。鄉村無隸卒之跡。

斷獄罔有停繫。深情者莫或得售其奸。先是民多流亡。聞君至。復業就養者。其戶以千數計。苑馬歲苦賤。買君教民生牧足數。無妄費焉。定里甲供應之。則惡客不得踰分。求取民有善。雖甚災弱。必給米帛獎異之。苟有惡。雖豪右無所貸。俗尚佛事。又以奢麗相高。懲其甚者。而譬曉之。遂歸於正。雨雪或失期。禱輒立。應歲未嘗不熟。人以為積誠所孚。舊嘗協濟臨清。為船夫二百七十。歲輸銀千七百兩。民甚苦之。經四十年。莫能甦其困者。况易州。厥裴家園。臨清州。又多柴。

夫弓兵倉斗之後。君具不均狀。抵當路。悉蠲除之。君恤民隱。若痛在厥躬。惜民財。不啻若自己出。見利與害。輿除之。不自顧忌。嘗曰。苟利百姓。他不足計也。始君之在高唐也。吾固已聞其賢。而吾友徐君珪實為其州判官。夏津令張君璩。又於予莫逆。皆嘗為言陳君之賢之詳。况今其士夫父老。不遠千里。以請於予。其賢益可知矣。夫是非愛憎。必久而後定。方其面目相及。是未必甚愛。非未必甚憎。何也。非玩於常。則劫於勢也。及其迹遷境異。則凡昔之利害損益。僅如毛。

髮皆將追談憶數而愛憎之語隨之矣。況於臨乎其
上。嘗有恩怨相加。足以飽煖凍餒。佚樂勞苦。生活死
亡之者。則其追談憶數。而為愛憎之語。不有甚焉者
乎。此去後之思。所以出於真情。非可徼而致也。陳君
之於高唐。其恩惠如向所云。則其所以飽煖佚樂。而
生活之者多矣。是宜其去此。而民之遮留攀送。見所
經由。而思之不置也。然君行且大用。以究其惠於四
方。尚亦可謂斯人也。已。昔人如何。武羊。祐。宋。璟。呂。誼。
之輩。既去。而人思之。至於墮淚。創生祠。起遺愛碑。史
氏皆為立傳。至于今。人歎歎慕。况在當時。為其民者
乎。然則書陳君之賢。使垂不朽。亦吾職也。君名良珊。
松江華亭人。由己未進士。其同官同知。則開州李君。
麟。判官。則應城徐君珪。無錫周君祥。皆米槩同心。以
贊政理。而徐君今遷涿州同知云。

積善堂記

予友崔崇徽者。世為豐城人。曾大父諱庸。字時中。勝
國時業易。屢困試席。尋值兵亂。徙他郡。洪武初始復
舊業。竟以病坐廢。平生汲汲為善。方易簣。作積善箴。

示子孫曰。世世誦此。勿爲不善事。其孫讓以鄉進士。爲魯府紀善。王嘗賜題其堂曰積善表先志也。善鳴者。歌詠成卷。弘治癸亥。崇徽以潛江教諭考績來京。師求于題其卷首。且以記相屬。因得讀其所謂積善箴者。其畧以積善不息。自當食報。如樹桃李。榛栗培其根。必食其實。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予三復其辭。而景慕之。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之云者。非一朝一夕之謂也。餘之云者。非一世一事之謂也。然此亦道其常耳。昔于公嘗自高大其門閭。曰。令他日可

容駟馬車。王晉公不得相。乃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其後定國爲丞相。封侯。旦爲相。封公。實如二公之言。予竊以爲爲善食報者。固也。但教子孫者。猷當勉其繼述。不宜自我取必也。脫使事失其常。不駟馬不三公。則子孫爲善之意。息矣。二公之言。無乃有激而然歟。人之稱述之者。亦重其言之有中耳。否則後世亦無聞矣。崇徽之祖時中。績學礪行。身經亂離。不獲一命之寄。其爲箴以勉其子孫者。雖其垂絕之言。而培根食實之驗。一以其常言之。且欲

其後見之
起過古人
包矣雖于
三二終不朽
首版孔
子傳

世世守之不取必焉。真道後之法也。其後子姓振振。孫有諱也。達者崇徽父也。以忠信見重州閭。年九十。遇恩例爲壽官。崇徽領已酉鄉薦。中乙榜。授今官。有子曰詔。美文美質。皆秀發。惟自時中以來。世守家範。凡爲子孫者。必以善聞。雖未至顯赫。然蕃衍壽考。科目相望。則其慶益已如桃李。榛栗小試其實者矣。予又見崇徽盡心學職。雖不獲近効。以取遷秩。其意猶惕然無少怠。吾用是占崔氏之繼述於斯善者。未艾也。積之久。其慶必大。亦其時矣。夫庸知所謂駟馬。三公不於其子。若孫見之乎。崔氏不自取必。予不容不道其常。以爲世之爲善者勸。

素行齋記

素行云者。江陰薛公成霖之別號。義取孔氏所謂素其位而行也。公沒之八年。其子戶科給事中子純。既得贈公如已官。將歸展公墓。乃以公所號。講記於子。子曰。嗟夫。鐸雖不敏。然於人亦既多所繼述。豈嘗有請如子者哉。人凡有所題扁。而欲以托諸文墨者。必其身所起處。所藏修。所燕游。觀望而憇息也。未聞前

人之墓本交蔭而於其題扁之舊猶欲有所表章者也。子是之請也。蓋發於終慕之誠而前人之賢蓋可知矣。今夫朝令夕申。口及耳語。猶不必其子之從也。况於身後之遺。能使其子愈遠不忘。謂不賢而能之乎。是誠可書也已。座客有知公曰。張允敬者。謂子曰。公少敏悟。兼人在邑。學有才名。中以家多故。輟不就仕。課僮奴日事耕織。暇則與所善相從山水間。飲酒賦詩以樂。既以夙志未償。一意教子。意將於子乎取之。及子純領鄉薦。試禮部。累不利。歸有歉色。公迎笑

曰。富貴有定分在天。何自苦為。公行身教子。無位外之願。故嘗有是號也。先生厚子純。其為追而記之。鐸以弘治壬戌。與子純同舉進士。改庶吉士。入翰林。既而子純為今官。而鐸具元史局。凡五閱年於茲矣。辱深分得以朝夕相從。初子純方其自禮部將試大庭也。人皆矚目望之。子純曰。吾知持所知待對耳。不知其他。在翰林三載。種學廩行。其器局已若無不可受者。及其為諫官也。屢出意見為天子言天下事。人遂陰受其福。子循而觀之。所在必

行其志固意其有所受也。今乃幸攝筆於公從事而
又得徵其平生於允敬者如此。是於嚮意子純者固
已得公之影響矣。不知其人觀其子是宜古之人有
是言也。公世出唐晉國公稷之後。祖兼善翁爲國初
徵士。父守靜以善人稱於州里。公所受於上世猶子
純之受於公也。公沒既久而子純猶有是請者。蓋天
將以示其家範於子若孫也。薛氏之澤尚復有旣乎
聞其風者。將亦勸於爲父與子矣。子純名金。公中子
允敬名簡。乙丑進士。公同鄉人。忠實名能。文蓋尊狀。

公之行云。

已有園記

敝廬之東。有地焉。由委巷隆然深入城中。自平地
視之。高丈許。其上有一古臺。自其地脈之。又高丈許。臺
曰夢野。志謂於此登望。可盡雲夢之野。故名。臺東下
爲平地。稍南漸下而瀦水。以其在委巷。又其半甚下。
故靜且野而易致。予緣病得請。買而治之。以爲休
養之所。於臺之西。爲屋數楹。兒輩及族子弟。讀書其
中。閣老西涯翁題爲夢野臺書院。於臺東平地。植花

木以其色與開之後先相間。蓋終歲未有一日不見
花者。又嗜水築而坦之。以爲池。池頗曲。故以磬名之。
林中向池爲草亭。吳東湖中丞扁曰秀芳。芳言花木
秀。言池水也。池中有州如鳧。而鳧又嘗栖止。故名曰
鳧洲。作草堂其上。堂名遂亦因之。堂西有紅梅。下覆
釣石。做李賀詩意。名紅雪磯。洲之南有磯。樹間日午
陰。貴其蔭也。洲北復有小洲。曰中臺。樹冬青。梧。梓。以
桃杏夾之。下對平石。可據而坐。且爽也。又其北復有
小池。界以甬而橋其中。橋東西分種紅白蓮。將漁大

池。登草堂。則小舟東西通焉。舟貯以屋。水立池東北
隅。古臺之東。徇地勢爲闌。行松竹間。凡數折而下。迤
邐出池上。菰蒲蘋蓼。芙蓉楊柳。魚鳧水蟲。色色不種
畜而有。蓋具江湖之體而微耳。日未下春。則臺周竹
樹便復蔽虧。池水皆陰。矯首西望。不得逕路。忽不知
其非山林也。予病廢。幸從

聖明。得殘息歸就水土。雖未卽愈。已可無憂怖。每風
日晴美。扶杖起行。藥時復陟降。倦則倚樹而立。藉草
而坐。間聞好鳥語。取琴弄膝上和之。或從童子釣池

上。月至。則泛舟。綠鳧洲。泊蓮渚。烹鮮舟中。屈碧筒以
自飲。兒輩時以楚聲歌。遠游佐之。醉輒就草堂卧。歸
不歸。皆得臨池宜蔬。近畦宜魚。客至。水陸味具。不
待謀。諸婦可留也。自書院以東。別設垣。鑄凡予入。則
童子反扃焉。人莫敢呼。雖呼亦復不聞。故池臺林亭
諸處。自爲一區。總名曰巳。有園。扁則吾友景前溪所
題也。蓋吾材類樗。而今復病。是加之朽也。樗而朽。益
無所用之。無用則吾其屬吾。而吾園始爲巳有也。苟
藥物能吾扶。孰使吾不樂。

春洞記

芳秀亭西坡有坳。土色正赤。嘗欲因之爲洞。客有以
陰淫爲說沮之者。聽焉。旣逾年。初志橫胸中。不能除。
一日登夢野臺。適書院庭水出東墻石竇。徑臺北溝
中。趨磬池。雜樹交翳其上。但聞直折。高下爲聲。有異。
喜曰。曩使南交。道羣山。往往聞洞中泉出。茲頗類之。
吾作洞。乃舍是乎。遂比板跨溝。屋而茨覆之。門其端。
東向。以爲洞。近門木多椿。刪冗黜惡。特大而奇者留。
馬練一株。蔭小臺如蓋。臺前則桃竹佛桑。叢密不剪。

伐貴障蔽也。洞之脊重組蘿薜，不異坡陀藂薄。然自洞視臺，顏仰欲墮，績及俯瞰園池，諸處相高下，亦稱是。樹間竈罌茶具畧備，有涉園者，洞中見之，歷歷如隔簾。其外乃莫知有洞者。每客款外戶，童子必辭焉，非所識，不至入書院。客或及廳事，童子必辭焉，非素稔，不至入。已有園，既入則登林亭，坐弈石，渡鳧洲，以入草堂，試釣紅雪，午陰之磯，啓東塢北軒，以閱羣籜。登臺縱遠望，皆得與童子俱。苟非深誼，分實不復知有吾洞。洞粗如六一之所謂舫者，旦迎旭日，暮延霽

景塵氛所不至，喧囂所不得，讀書哦詩，鳴琴瑟，諸無不宜。吾病夫則靜坐，熟眠，務至要也。洞未定名，一日客有古貌野冠服入者，童子不得辭，請刺曰：第八報吾無名氏也。入曰：子誠靜者，有園如是，而復為此洞，子誠靜者，已復環視，修辭曰：吾聞靜者壽，為子名洞以大椿可乎。余曰：大椿以萬六千歲為春秋，斯不已駭聞矣乎。雖然，吾餘四十，而登進士，改庶吉士，受史職，以及於今，同年三百人，而今死者幾三之一。庶吉士凡二十，死者今至七八人，同官凡八人，死者今亦

三人矣。於同年吾預長。列於庶吉同官。吾最長。今雖病。幸生逾下壽。故嘗種橘。有悴及暮而復生者。人謂兆永年也。因別號魁橋山人。此殆可名洞矣。曰孰與探洞之有子。以爲駭。則詩所謂萬壽無疆者。非與。辭去。愬其姓名曰。吾無名氏。吾無名氏。子奚以名爲。徑去。不復顧。或者以爲異人之有道者。竟從之。扁洞曰大椿。

止林記

邑城之東。東行四十里而至。有地曰蠟林。舊余同座

友何汝節氏所居也。余卜地從其子志遠。孫新購得之。有爲堪輿之說者曰。此地踪跡所自起伏。迤邐而來。其山水形氣皆翕止於是。吉可壽藏。公余曰。余少而學道。蚤有志世務。晚得一第。爲禁近官十年。及疾得。請歸。又十年。大司寇林見素諸名公暨兩都臺諫諸賢。皆論薦稱與過情。部檄緣。詔屢至。皆莫能起應。今疾與年益侵。余殆亦止於此矣。夫因以止。易蠟字。號曰止林。門外小湖。舊恒涸。水以漁。每淤入爲洲。灘翳堂局。乃固築。不令如舊。所爲湖亦以止名。凡

海內知舊暨同年咸知有所謂止林者鄉里差少共以老稱故又號止林老人云老人病眩暈逾八九月未愈故備遺忘勉與搦筆述其槩以爲止林記

棠陵記

方子思道世家開化所居地多棠里人習呼曰棠林然本大阜也方子疑焉忽有神稱仙者降於其隣機筆告人有徵又善據書史道古今事物方子因問之作字几上曰嗚呼此棠陵也受誣於方言久矣子亦有疑乎夫物之顯晦有時使茲地不遇子將無以自

白子不過遇亦何所取信耶里人見聞者同聲譁曰是也陵之受誣也久也吾黨語譌至是哉由是自遠方來問訊方子者里人必指且示曰棠陵棠陵云思道因以自號今棠陵之名之在天下蓋已如所謂鹿洞龜山蛟峯等云者矣地之於人其皆有待歟甍橋山人記

重建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察院記

武昌爲湖藩附郭郡舊爲察院者凡三其在藩垣之左者人以東別之蓋御史之按治者所居也其址甚

下棟宇日益就敞。正德癸酉，羅山胡公仲善按治於茲。顧瞻輿歎，乃屬三司諸公議改作之。增築舊址，高及尋，前爲重門，其北爲廳事，又其北爲退食寢處之所。皆視舊加崇廣焉。又其北爲池，而亭其中。至凡庖厨浴圃各備，其制周繚高垣，出亘砥道，蓋百五十年來所未有也。始工於是年之三月，以八月落成。而公有陝右之遷矣。又四年，爲丁丑，西蜀王公惟貞以風望戾止。下僚震肅，事事時運，水民大饑，以疫。公憂之，忘食寢，煦摩之餘，悉問民所便，否罷行之。旣乃請

殄敵賊之肆亂者，全楚大治。甫代一日，顧所居，謂方伯周公儀曰：「繼茲建治，非徒侈觀求安，其所繫亦重且大，是可以無紀乎？」方伯乃以書攝公之辭，命某爲之記。夫令之都察院，卽古御史臺。則今察院者，御史之行臺也。御史自

天子左右，被旨而來，以綱紀百司，則其所居，亢爽雄遂，非內臺之制不可也。况畚屬之候集，人士之瞻望，訟獄者之推詰辨治，胥茲焉在其地，分等威自有不容以不重者。又况居養所係，隨寓有得其高明之用。

卷六
三十一
訐遠之謨。升堂觀奧。若或啓之。真足以厲風裁。振綱紀焉者。然則公所謂不徒侈觀求安。而所繫重大者。其謂斯與。公其身履之。而有得者。與。是用書公意。以紀胡公之功。亦將以告夫來者。

潛江縣教侯新開恩江記

潛之爲縣。以水名。地本下。是故水易爲災也。夫漢水至瀘。沃交出爲潛。自排沙流經縣治之北。西向南折。以達荆通河。天順間。北流淤填。乃決高家腦。流經治東。

孝廟時。受決處。又漸淤。爲洲。可田。以畀。興。正德中。洲益廣。水益擠。而西。齧縣治。危若。屢矣。前政一。諉諸無所爲力。民病焉。嘉靖改元之八月。教侯知潛。甫三日。漢水大至。四境。艘舟。縣衙。愬災。市人。騎屋。以居。公私。廨宇。盡壞。向。齧處。復善。朋。侯。禱之。尋已。遂發。庾賑。民。憑高。望。洲。激水。曰。此不河之。乃使河我縣。治。魚鼈。我民乎。父老曰。洲屬官家。奈何。侯曰。吾爲若。請之。乃上疏。其畧曰。捐官莊一洲。租。以永除一縣之。患。惟。聖明。圖之。時又有疏。乞以泉。輕。帶。辦。蕪。荒。通。

負及蠲本歲災租道珉情甚哀

上悉可之。下藩憲臣議行。於是逋人歸者相望於塗。聞開河之役。爭持畚鍤而至。侯復從父老源委水道。得爲淤爲齧之繇。乃有洲音皇也。黃漢之礙。爲河七百丈。直亘排沙。因土爲隄。趁之。肇工於明年二月廿四。以四月四日訖工。水乃帖然安流。近治無復崩齧。百壞修治復厥舊。民用生生。乃相與歌曰。轉危爲安。今赦公有江。公如可借兮。我終無殃。蓋欲以赦名江也。侯聞而諭之曰。恩若屬自朝廷。宜名恩江以志不忘。

吾於是乎何與。未幾以外艱去。潛人莫能留。復相與介其里居。洎諸士夫庠之師若弟者。於予請記。夫儒之爲貴。貴其學有用也。學識有用。則獲上治民。大至裁輔贊參。皆此在也。否則雖多亦奚以爲。今赦侯之採敝興理。其敷奏中務。當宁矜從。獲上也。窮迫舒甦。亡逋親附。得民也。水從其道。邑固人恬。裁輔贊參之功也。非夫有用之學。望至是哉。余嘗謂治理莫先乎擇守令而重之。今天下郡邑敝瘵。豈獨潛哉。使盡得如侯者。分布焉。豈以不卽大治爲憂。然吾聞始侯

之來白巖太宰實擇使乳保潛人。則愚意白巖蓋先得之。但復周且重焉。斯至矣。族名鉞。字乘之。高安人。其學以詩領鄉薦。教績溪。嘗與文順夫。擢宿松令。所至名在薦剡。在潛之政。惟民是務。安不知其他。潛人均之爲其民也。或呼父母。或稱神明。惡有悛心。辱無抑志。去之日。嚔攀卧涕。漣不能已。遠慕之。而詢諸其境者。則無異聞。君子曰。此在古所謂循良吏。其由守令擬臺省者。皆此類也。當有爲立傳者能詳之。

魯文恪公文集卷之六

終

魯文恪公文集卷之七

竟陵魯鐸振之著

京山李維楨本寧校

序

玉華雜詠詩序

玉華子嘗得告歸潮之饒平。垂十年。召入官翰林。未幾復以疾請瀕歸。謂館僚諸公曰。何以贈我。乃自述玉華之勝爲題。求寓意於詠歌也。衆莫詳其所謂。玉華子取杖畫地作狀。先爲山曰。玉華家世所居也。玉

華東北爲大山曰鳳皇山。別業在焉。又其南爲張仙。斜爲羊山。爲飛鷺山。世有葬域。謂玉華爲潮。名山抱西湖。帶韓江。江之東爲韓山。湖之西爲西湖山。又其南爲金山。潮負之而城。自玉華而南。山脉夾江。伏復起。餘二十里。其東若鳳栖。若玉笋。若立珪。海陽筆格。其西若翠屏。若迎仙釣臺。若胡盧。若越王走馬埒。凡爲峯以十數。而莫不勝者焉。自先世所居。與玉華子所游止。爲莊者一。爲樓居者四。爲窩者二。倚松爲一。廬爲洞者二。爲菴近先隴者二。爲亭者七。爲堂者二。祠一。齋一。塾一。一軒曰小瀛洲。爲井。爲泉。爲塘。爲石渠者各一。一臺以月名。一橋以虎溪名。凡爲所三十有一。而莫不勝者焉。且曰。是吾將有所老矣。趙子在座。曰。子所業。子得而有之。山川如許。子不已。遂據人所有乎。玉華子曰。有是哉。方吾之居吾廬。升吾堂。翳吾菴。敞吾軒。齋。課吾塾。登吾樓臺。憇吾窩洞。亭榭。往來吾溪橋。臨吾塘渠。而漱吾泉。坐吾石也。吾所有也。吾樂之。及吾陟鳳皇之絕頂。則南盡海島。北盡陰羅。東過蓮華。西盡牛峰。目所往而境與心會。或舟韓江。

與鶴同載。順流而南下。泊韓山諸峰而游焉。客有榼酒相從。亦與之偕。此雖人所有也。吾亦得而樂之。或終日而留。或信宿而返。將不復知有所謂人間世者。蓋人所有者。山也。吾所樂者。景也。人所有者有限。吾所取者無窮也。色於吾目。聲於吾耳。瑰奇幻變於吾前。皆吾所取適。則其滯於無限者。雖舉以吾貺。不必取也。克吾樂之類。則夫人亦無供以取適者也。况夫人所有。非吾有乎。且吾自偕計。以至入官。由粵而吳。而青齊而燕冀。山川奇觀。吾凡若固有之。未始知其不吾屬也。况臨吾戶。闢門畿者。能吾外乎。趙子曰。前言戲之耳。既相率爲歌詩。而復屬鐸序之。始玉華子以首解登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吾屬與同館舍。清揚而美髯。神爽秀發。容觀超逸。談論述作。人莫得以胸臆擬之者。故皆有遇異人得異書之疑。既別去。而思之不置。不獨同館而然。及復入翰林。談論述作。益奇變浩渺。無津岸。無端倪。人皆曰。玉華子其卽異人矣哉。乃今聞玉華諸山之勝。與其遊攬之弘廓。因憶司馬子長之事。然後知玉華子之所自在是也。史稱

子長生龍門。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觀射於齊魯。鄒嶧。過梁楚。以歸。又交游燕趙間豪俠。故其文踈宕有奇氣。豈不以所產之地奇。而所遊所與之勝。且廣歟。玉華子所以異於人者。何以異是哉。然子長之文。其奇氣實多見於紀載。示勸戒。歷百世不磨滅。玉華子史官也。乃亟求休歸。得無溺於玉華諸山之勝耶。子之文。非徒若鑄野錄而已者。尚終無使子長之專美也。玉華子姓盛名。端明字希道人。高之。祇多稱其號云。

送少宗伯焦公奉使冊封襄陽詩序

弘治壬戌。襄陽王當襲封成憲。必以季冬下冊封之命。偶

聖躬有不安節。乃展期於癸亥二月。先是廷議德望近臣克使。具姓名以取擇於上。而正使則少宗伯泌陽焦公爲之。至期。

朝廷告廟卽事。降冊與節。制曰。惟是棗陽王。襄陽懿裔。汝往哉。授冊節。告之朕意。俾篤棗王室。公受命。惟謹。卽日持節就道。維時同朝縉紳。重公之行。相屬。

爲詩以歌之。旣各以官聯入會。而公昔提學湖湘。故嘗及公之門。如給舍楊介福。職方郎何子元。進士鍾用楚者。乃復集同鄉諸作成卷。而屬鐸序之。且曰。公旣得錫封誥。將焚黃先壠。今襄邸密邇泌陽。茲行實乘其便矣。鐸曰。公此行也。

天子以大典屬之。儀數騶從甚盛。况將歸賁于桑梓。事亦大榮矣哉。然此在他人則爲榮。而未足以榮公。公之所榮。必於人國。夫有關係者也。蓋公蚤有大名。尋復登進士。官翰林。以文學侍從。至今官。間嘗出柄

學政。華要寵彰。不待今而後炫駭也。若夫公以德望掌邦之禮樂。治神人。和上下。雖微至昆蟲草木。使序而和者。皆公事也。况於建國樹屏。爲世大典者乎。書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我國家藩封之制。雖使吏治國。納貢稅。然其土田場牧。與齊民之業。皆犬牙相麗。而諸凡員役之隸藩籍者。假威怙勢。以肆侵暴。往往是也。使非其王之賢。有以制之。則民之受擾亦多矣。况恃怙富強。縱欲肆志者。容亦有之。茲欲告之上意。使慎厥初。而祛其弊。非屬之公。吾未見

其必然也。今公訖事，坐行部受謁，羣牧教詔之，使皆敬事愛人，則同姓展親，異姓亦無替服，實公弘王保民之本心。苟局於使事而置之不問，豈公體國之意哉？至於乘便展墓，則孝子慈孫之意固可想見，然必不辱君命，乃公顯揚之至願也。况湖湘舊業之士，與公州里，後來之秀，其瞻風槩聞論說，興起者亦當不少。是皆德望之重，而所至感人，故凡時俗所共誇耀者，人自不以爲公榮，而將自榮其獲見於公也。公此行也，其關係不旣大矣乎？鐸忝諸公之命，又以弘王保民之說爲公誦之，亦公之所樂聞者也。於是平書作養人材詩序。

聖朝取士，至進士之科爲最重，而間復亦廢吉之選，蓋自我

太宗文皇帝始定此制，取成周庶常吉士之義也。每選率二十人，時復上下其數，旣又簡命文學重臣二員領其事，併與及第三人，皆令就館受業，俸給之外，大官出餼廩，供需諸司之所職備焉，則以三載而授職，翰林者率五七輩，餘亦不失爲臺諫之官，符之不

既厚矣乎。

皇上御天之十有五年。是科爲壬戌。取進士凡二百九十七人。在是選者二十人。以上命領是事者。開番禹梁公姚江王公也。四月己酉入館。自內閣相臣。洎翰林諸先生。皆禮送之。環門巷觀者。蟻附。咸相語爲盛事。六卿而下。諸播紳。作爲詩若歌。相與屬和。以爲一時得人之慶。京師事文墨者。又皆傳錄成卷。至家有之。時以序屬予。予惟國家稽古右文。用弘治理。而翰林之選爲尤重。蓋以榮命講學。其機務圖惟胥

是焉屬。故宰相之任。非此不預。則今日作養之典。不其重哉。夫士以一介舉於鄉。升於禮部。至登進士。則已得夫科目之最重者。又選而以吉士名之。其榮幸亦至矣。預是選者。能不惕然而懼乎。學之道。非徒小成而已者。仰惟我

文皇帝。嘗謂學者必先立志。學造道德之微。具體用之。全文必並駕班馬韓歐。期於遠到而後可也。今兩公者。受命司教。實皆德行文學之選。諸君得出其門。其真有所依歸矣。又况鈞軸元老。若晦菴劉公西

涯李公木齋謝公匏菴吳公者皆海內人望其相業
炳炳當世諸君既嘗在其津潤之中今復得迹其庭
望其風采又時聽其訓教箴規何幸之甚邪古之人
若伊尹傳說起於犁鋤板築之間一旦付之大任成
王道若履熟路然則古人所自養者果誠何如諸君
素被 聖朝教養以次陟進耳目濡染亦既多矣况
復預茲妙選而又得賢師承明宰相有所依歸景仰
如是而不思所以自修於今日遠到於將來以負
朝家作養之典則不惟有愧於古人而清議所在亦
不能無責於今矣能無懼哉能無懼哉

送康德涵奉母還武功詩序

武功康德涵舉壬戌進士第一人授修撰明年母夫
人張餘七十思歸武功或勸德涵以貶封爲歸期德
涵不忍傷母志請于

明天子許之侍行有日館閣諸公洎一時縉紳之善
鳴者咸贈之以詩而同館庶吉士則別爲一卷鐸齒
少長僉以序屬焉德涵冠裳舊族曾祖爵爲太常卿
祖繼通政司知事父鏞博雅有大志官止爲府知事

常以其所自望者。望諸德涵。德涵未冠而孤。嗣父志。奉母夫人之教。卓然以第一等事自期待。有識者亦盛以望之。既而領鄉薦書。尋入國子。夫人偕之來京。師以至有今日而歸於戲。其亦榮甚矣哉。然人之榮之者有三。其鄉人之榮之也。必曰見其生。又見其幼以長。其去以一孤奉寡母。其歸御。

君命以捧板輿。夫非盡人之子。與其士大夫之族之榮之也。必曰束書出關。取大魁以歸。破荒關陝山水。若增而高深。書生之事極矣。生子若張夫人。尚未可以止乎。若夫有識者之榮之也。則異於是。蓋以德涵之家世。與其材器。則享大名。為顯官。皆其常事。特以其少負大志。而今得處近密之地。不偏用其才於一隅。將由此秉釣以流澤於天下。譬之水。其為河之在積石龍門而不止為一漚耳。矧其承志母氏。則推是心於民。其福未有既也。人而至於流澤以福天下。則其聲稱將與金石竹帛為久近。其為榮不既大矣乎。榮於鄉人。榮於士大夫之族者。在他人則已榮矣。未足以榮吾德涵也。至於有識者之所榮。則德涵父子

之大志。得吾有在乎。吾屬當亦為吾德涵榮之也。

馮憲副輓詩序

某同年顧君順中。信古疑道。重許可。僉憲湖南。間以前憲副馮公輓歌詩一冊。求序於余。曰：是不可使無稱也。予素聞馮公賢。嘗惜所施未究。不可復作也。而君適以此命予。故不敢辭。公狷直。一任所性。其嫉惡莫與為比者。當成化弘治間。為湖南僉憲。湖南地廣。實衣食四方人。故羣聚釀奸。喜爭而健訟。繩以刑而投之罪。所苟不至於死。率猶就啗飲歸里間也。之公

公必得其情。釋鞭械。前聖開諭而罵之。極嫚而後已。則皆愧懼感悟。汗涕俱下。自然曰：夫非盡人之子。而終犬豕臭腐之從乎。更有受直怠事而苛且盜者。之公公得其素。褫冠服。前坐開諭而罵之。極嫚而後已。則亦愧懼感悟。汗涕俱下。自然曰：夫非盡人之子。而終蛇虎猛毒之從乎。廣筵大坐。窮數弊源。至卿輔不少貸。雖其親故弗恤也。或以禍恐之。公曰：善以行善。志中傷非所悔也。時人為之語曰：寧火雷叢。莫遇馮馮。故當公時。僚案敬畏。罔不同心先事。蓋自是良民

不齒於閭閻。汙吏不齒於縉紳。民之蒙福多矣。夫以
日活至威於鐵鉞者。誠故也。誠之有益於至理也。如
此哉。然公竟坐此。止爲副憲。嗚呼。惜哉。孰軟依違。逐
時好者。或以此少公。顧不愧歟。夫去古滋遠。中行不
聞。使孔子復興。公其有與乎。昔顧虎頭寫裴楷像。如
頰上三毛。神明殊勝。得其最要也。公之善行非一。予
茲舉其大。俟立傳者采之。亦物色之意也。詩歌至若
于首。蓋知公而思者。不止楚越之人耳。蓋人之于公而
公。公南湖翁得告休致詩序。

婦翁號南湖。姓向氏。字應奎。世爲景陵茂族。蚤承福
州別駕。公家訓。游邑庠。領弘治壬子歲薦。卒業國子。
庚申。就選銓部。得思明府照磨。人曰。思明夷方。足癘
癘。子奚往爲。翁曰。設官所以理人。以夷固將用。夏變
之。死生亦自有命。吾誠避之。將復屬之。誰哉。既往。旣
至任。御史陳公策方按廣右。知翁能官。委署篆永淳。
旣又署恭城。所至集事。凡逋賦疑獄。皆於翁平辨之。
居歲餘。無恙。癸亥。方伯鄧公委進歲表事。訖。遂以疾
請。人曰。年力未憊。當路方見委重。盍姑裒俸入爲老。

計翁笑而已。大司馬劉公東山嘗巡撫兩廣。翁實受
知焉。及聞翁得告。歎羨久之。銓部以事聞。爲優老檄
付之。時鐸謬從翰林庶吉士之後。館僚諸君榮翁之
歸也。相屬爲詩書諸卷贈之。翁以鐸能悉其家世。命
爲序。義不得以不敏辭。乃仰而歎曰。翁其賢遠於人
哉。是何守家學之堅也。始別駕公判福州。適鄧賊猖
亂。至竊名字。大兵方加。而賊爲巨。縋絕河以空餉道。
尚書薛公希璉募能。必至餽餼。且開阻隘者。人爭辭
避。而公毅然以爲已事。事不遺算。賊旣授首。功議未
下。而公已引身矣。時年未及艾。旣歸。而園田無尺寸
增益。至今里閭稱鄉先生。而閩人亦往往有能道之
者。今翁出處。大抵有之。夫見害而避。見利而趨。苟足
吾求。不計其餘。人情也。而翁則不然。盡吾力之可爲。
而安吾命。夫旣行吾志焉。何去留之足恡。識者論翁
家世。謂其明達如兩疏。而清白如關西楊氏。要之。雖
官秩有崇庠。而其心跡實未始異也。翁舊廬在城南
南湖之上。湖水抱城。貫系諸橋。通東西兩湖。東湖之
東。有田在焉。翁歸老其間。時復刺小舟。以詩筒酒榼。

自隨出沒於湖山煙寺之間。與芰荷魚鳥相周折。晴
雨具美。耕釣兩宜。林下先翁而歸。則復有如何湖東
諸公者。足同此樂。翁亦有可恃爲歸者矣。况有孫曰
星與晴者。皆質美可教。躬自課之。已足娛老。又况世
有厚施而未食報。安知他日不有復興如王晉公子
孫者哉。翁歸。盍亦於庭植槐。以徵吾言。

送常貫道襲蔭歸夷陵詩序

常貫道者。名經。夷陵守禦正千戶也。其先爲沛人。七
世祖清。洪武初隸戎籍。累功至今。職守浙之金鄉。永

樂間。移守夷陵。至貫道。蓋四世於茲矣。夷陵爲楚蜀
喉襟。常之先世。皆名有武畧。州特以爲固。貫道自少
器識不凡。性孝友。博雅好古。補州學弟子員。甫冠。請
於父曰。冠有古體也。願三加焉。從之。甫昏。則又請曰。
昏有古禮也。願親迎焉。從之。諸凡懿行類是。時山陰
薛公金陵沈公相繼提學。皆待之出常數日。不圖武
族乃有子如是也。郎陽鎮守都憲黎公。都閩黃公。每
按夷陵。以騎射試練。貫道實應襲在籍。儒冠衣往見。
旣而挾矢鳴弓。馬步皆奇中。公每嘉賞之。曰。不圖書

生中乃有人如是也。一時名響全楚。貫道日益謙下。檢省無幾。微盈氣。弘治庚申。母宜人李卒。辛酉。庶母卒。壬戌。厥考又卒。貫道率諸弟喪各如禮。哀毀幾不能生。既塋。廬墓左。不復歸。將如是終喪焉。或曰。武臣襲蔭。制不得以喪廢。貫道不謂之然。其諸親知往語之。弗聽。朋友往語之。弗聽。至聞於當路。以不至之法往語之。至再至三。不得已而起。赴大司馬。一日偕吾友王明遇過予。予卽其容觀。聽其論說。心竊賢之。既授蔭。將歸夷陵。縉紳贈之詩歌成卷。明遇乃復狀其鄉行如右。求予序之。予曰。聽言觀行。雖孔子所慎。然有所試者。未嘗無譽也。况當道諸公。皆文武才賢。不輕許與者。其所見稱道如是。則貫道之爲全材。固可知矣。方今

天子聖神。雖太平全盛。而張師詰戎。實所加意。貫道以文武林。豈終汨沒而已哉。吾將見其大究所有矣。貫道其亦無自負也。

送高尹鄧守方之任序

靈壁鄧守方以弘治壬戌夏四月將令河南之嵩縣。

其同邑友張君鉉俞君文興來請於予。強授簡。願於其行有說焉。時予初就館。雖許以諾。未暇也。明年春守方自嵩走一介寓書曰。願奉教久矣。予曰。成化丙午。鐸偕計北上。遂與守方同就禮闈。距今壬戌。罔不以高第期守方者。不謂鐸乃有望外之幸。而守方終負屈稱也。雖然。文章之利否有命。而爲政在人。百里之令。古人以爲上應列宿。其任亦既重矣。自今計之。令於民甚近。且狎而所當服事者實衆。獲上治民。必欲兼盡。寔有未易言者。苟非其人。雖進士不可以一朝居。得其人。又何名之足徇哉。况嵩爲古都邑地。又嘗爲陸渾遷所。今其地周迴。猶且千里。編戶賦稅。獄訟視他邑。自當有加。尤不可以易言治也。雖然。守方素博學。有奇見。居家孝友。終喪一盡。古道族黨游從。舉無間言。理其家。則移於官者可知。昔皇甫湜諸公之官陸渾。皆嘗知名。嵩卽古陸渾也。我朝永樂間。有吳祥者。令嵩爲政寬和。流民自歸者數百戶。時有猛虎羣盜之害。祥禱神礪政。一時獲處數十盜。亦自解去。民用安輯。時雖難爲。而得人之效。自

不可誣也。今幸際承平之日。人物熙洽。既非祥之時。可比。而河南守實吾鄉王公公濟。爲一時才賢之擇。以吾守方之賢。其政理必皆當於人情土俗。而當路又賢而易事。郡邑相承。化理浹洽。則所謂獲上治民。將兩得之。又何令之負哉。況今以縣令而擢臺寺部署者。每以人而不徒。惟名之徇。則守方之賢。行且盡用於世。而高人將不得專其惠矣。予於守方。有朋友箴規之義。終不敢以易言相侈。書云。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請爲三復誦之。

送蕭宗器主合江簿序

嘗聞士之就銓選者。既授之官。其相與語。必曰。某與某。其才與質皆敵也。今所受乃獨不類焉。某與某。相高下。遠甚也。今所受乃獨類焉。又曰。某才質與某敵也。其所受今不啻不類焉。爾矣。某才質與某甚高下也。其所受今不啻類焉。爾矣。在所與游。則惜之。所在厚。則不平之。在其身。則怨且尤。而謗詈隨之。及考其所職。則未必一一稱焉。故予未嘗不竊自歎曰。委吏乘田。孔子不耻爲之。人至孔子。可謂極矣。若欲所得

必如其人。則將處以何地哉。故在孔子。則惟會計牛
羊焉。求盡其職耳。其所以處我者。固已付之命也。夫
以庸衆人。不求如孔子之盡職。而於所受。乃必求過
於孔子。不知君子取之乎。否也。吾友蕭宗器。以成化
丙申游邑庠。於子實同期。日承尊甫蘇州二守公家
訓。博學能文。實予所畏伏者。自爲弟子。息至游國子。
每舉必就試席。竟不得志於有司。弘治癸亥夏四月。
選及期。試於冢宰。旣而得合江簿人。乃譁焉。宗器不
爲之聽。曰。吾惟不職之憂耳。戒行過予。且別。且曰。子
於行也。能無言乎。予曰。以子之才質。求之人情。則負
子亦旣多矣。然簿領之職。勾較符籍。糾正非違。以佐
理縣務。必得其人。乃可言治。故古人於簿。獨以主言
斯亦不爲不重矣。在君子必求盡職。如設官之意。而
自不移於人情也。况近代以來。往往任此官以進士。
而宋之大儒。若明道兄弟之於上元鄆縣。紫陽之於
同安。民到於今稱之。以爲能繼斯道於孔子也。今子
之職此也。游於子者。惜焉。厚於子者。不平焉。而子獨
無幾微見於言面。乃復爲不職之憂。誠學聖賢之道。

知所重而不奪於世俗者也。子之自待不以世俗移。易則人自不得以世俗待子矣。簡拔之任。行復見之。而才不盡用者。未之有也。昔人有謂仇香者曰。枳棘非鸞鳳所集。而香之名終以大振。請試書之。以取徵於他日。

王愚庵先生輓詩序

襄城王愚庵先生歿既十有三載。其子拱之既爲行人。於子同年進士間持一卷拜且泣請於予曰。此諸縉紳哭先人詩也。子其無惜一言序之。予取而卒讀

焉。辭甚悲惋。乃置卷而歎曰。是何致夫人之哀至是哉。禮云。知生而不知死。古之人弔而不傷。爲此詩者。豈皆知愚庵者哉。乃追慕其賢而有終不見之恨歟。昔人有曠百世相感。而至於歛戲不自禁者。其有以也。否則司馬之墳。有鼓琴而歌者矣。成化間。予偕計北行。卽識拱之於道。時年尚少。而拱之復少予一年。觀其器識。已若老成人。然予固意其有所自也。後益聞愚庵家世之賢。及予過襄城。則愚庵以物故矣。入其境而問之。則田夫野老能道之。曰。此地爲王公休

致時所嘗食力也。吾屬亦瞻衣食者。視勤于公也。所
恨今不復可見矣。入其郭而問之。則大夫里居庠校
之士能道之。曰吾愚庵所嘗教誥也。幸而齒於君子
者。視善於公也。所恨今不復可見矣。入其家。則書史
之外無長物。子姓種學。而僮僕解禮。予於是乃詳愚
庵家世之所以賢。而證前聞之不吾誣也。初公以正
統乙丑進士授戶部主事。尋擢郎中。以廉能稱於時。
年甫踰四十。遂乞歸。歸之日。澹然一書生。日惟讀書
著文。課其子。督農人。作於世業。於族黨以爲善相勸
誘。老益不倦。其卒也。距得告。蓋三十餘年矣。二子長
綱之。自翰林庶吉士授監察御史。至按察副使。拱之
其仲也。夫愚庵方仕而人稱之。末路而名不衰。旣歸
也。鄉里化之。已歿而猶不忘。壽餘七十。而人猶以爲
恨。父子顯仕。而貲產如故。其賢可想見矣。是宜縉紳
之追慕而哀傷者。無擇於平生之知與不知也。予又

聞

憲廟實錄。收退隱之士。而河之南得公焉。則後世詠
是詩者。於國史亦復有徵矣。予言或幸託之以不泯

與

送周治中序

弘治甲子秋八月順天府治中周敬之先生以老請致厥事得許歸永明湖南大夫士在朝著者出餞之欲有以識別強於予授簡焉始先生通守順天時予爲國子生後此每三載一就試禮部以至於今蓋十有六年矣用是知先生爲詳順天在圻內凡民所病利纔如銖兩

天子輒及知聞故佐理是地者每難其人初冢宰王

公知先生賢故薦以授之先生性本仁厚又以

天子方尚德化旣視事一不依倚勢法政必稽諸和易與其民如家人父子然然民自不忍欺之而事亦易集戊午滿九載書上考以擢今職民益德之每出人必祝曰願天壽我公罔有疾戾又曰願

天子久任公其終無以公歸及聞有歸老之請遮留之不得乃相與泣曰臨吾民者吾求其德我而已吾庸擇其年之老壯爲哉嗚呼德之感人其賢遠於勢與法可徵矣夫然幼而學壯而行老而休者道也豈

終得以徇民哉。先生之休，尚有樂於道未央也。蓋先生本出濂溪之裔，家世業儒，以進士入政者，代不乏人。今其從子萬里，以大叅致政，子姓秀羣於庠校，衿佩相摩，斯歸也。其相與逍遙春陵濂溪之間，以吟弄風月，暇則子姓之考問德業者，亦復爲之，可否其論，且以徵諸民者之使，有型於他日。州里後生，亦復得於鄉先生就正焉。夫世守前人之道，出則行之，以澤民，入則斂之，以淑其身，以教其子姓，以濡涵薰炙其州里，君子之事畢矣。云胡其不樂哉。僉曰：是足以傳先生也。書諸簡贈之。

送貴溪尹楊一廉先生之任序

弘治甲子夏六月，選部以天下守令缺員狀聞。

制若曰：其慎簡哉。於是考閱四事，具優者十數人，補之。吾景陵楊一廉先生，得貴溪令，乘檄戒行李，士大夫厚先生者，授簡於余，以贈言委焉。余曰：知先生者，宜莫余若。敢復此辭哉。先生在邑庠，余方髫年，旣又濫爲同門，始提學憲副，莆田嚴公閱試卷，得先生之文，亟嘉賞之。歷吳薛諸公，待之率如是。况其爲人剛

潔慎重。動作不苟。雖一介取予。必於道義稱量。人小
有不義事。必相戒曰。勿令一廉知也。以先生名清。又
別號冰軒。故人之稱之者。謂其於名字題顏。皆無愧
也。凡入舉。竟不售於有司。人曰。使斯人不遇。天道豈
其無知哉。及就選試。豕宰馬公洎亞卿焦公梁公咸
器重之。故有是任。人乃曰。是足以伸吾一廉矣。夫百
里之宰。其上與列宿應。今進士初任。亦重是選。苟非
其人。不之授也。况貴溪為江左右邑。未易言治。司銓
衡者。尤加意焉。今舉以付之先生。豈偶然者哉。然以

先生之德。老老加之。老成請棟。茲所謂用於

後者。必無負於是。職與是邑也。超擢之階。其望是與
雖然。吾嘗在貴溪。見其禮人也。或視所從來。以異
其數。先生固自有目者。所見重也。然先生素不善
下人。然有所以世俗之見者。何以待之。曰。不激不隨。
泰以事人者。貴讓令也。素志必行。不因俗以遷者。我
也。如君而已矣。予於先生有道誼之雅。敢以是言贈。

送車誥賢便道省親序

車誥賢者。太原石州人。由太學生。以能書薦入翰林。

授八品。其雅敬慎。用獲重語於館閣諸公。一時名人。樂與之游。其兄茂賢。弟進賢。皆以清才舉進士。有聲。繼世。茂賢。今爲監察御史。珂。笏。聯。翩。爲。時。人。所。推。考。孝。友。其。尊。甫。震。卿。先。生。以。辛。丑。進。士。由。秋。官。正。擢。陝。右。大。參。尋。遷。死。馬。卿。而。用。賢。兄。弟。皆。遠。達。清。濁。煥。寒。寔。切。夢。寐。每。音。問。懇。慕。尊。府。翁。輒。諭。之。曰。慎。爾。職。斯。無。異。在。吾。側。否。則。雖。在。側。同。朝。夕。非。吾。意。也。弘。治。甲。子。夏。四。月。適。朝。廷。以。布。告。

孝肅太皇太后尊謚。制當遣近臣。而詠賢實領使事。於山西。遂得便道。覲省。翰林孔目劉邦問先生。其親知也。喜詠賢夙志得償。請於予。願有說以彰之。予素聞詠賢伯仲之賢。又重邦問之請。故不得辭以不敏。夫士之仕也。必遠去其親。既仕矣。孰不欲覲其親者。然有制焉。不得以自遂。親之於子。必欲其仕。既仕矣。孰不欲見其子者。然亦不欲無處而輒去其職。是人子之與其親。皆有難以爲心者。古人謂忠孝不兩盡。良有以哉。詠賢以家學才良。效職禁近之地。而尊府

翁掌馬政於關陝。相去動數千里。揆厥心事。實有如
向所云者。今乃以國家大典。禮銜重命。得便道省
親。公不私妨。孝以忠盡。是在人所難爲心者。而車氏
兩遂焉。其天倫至樂。將謂宇宙間何事物可復易哉。
予又聞詠賢有器識。能軫念世務。方今山陝間。閭閻
邊鄙之情。容有足厯。廟謨者。茲行也。耳目所逮。與
庭闈論說。而有切於軍國者。歸其以質諸當路諸公。
俾以達諸
明天子。次第行之。予將與詠賢。其樂觀無虞之化。

送成載芳之任新化

吾友成君載芳。舉會試。凡七不利。弘治乙丑夏六月。
赴銓部試。居三人曰。載芳久抱屈。今必得守大州。庶
幾行其志。以舒其鬱矣。已而得新化。皆大失意。爲載
芳不樂。載芳曰。嘻。無庸。新化豈真頑梗而不可化哉。
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又嘗欲居
九夷。吾孔氏之徒也。吾獨陋新化爲哉。新化舊爲長
官司。其名曰馬龍。他郎辛酉歲。應城陳公汝礪。巡撫
雲南。以其俗頗開通。易諭以德意。請於

朝得改印篆爲今治。先是嘗有守矣。以悍且自私。故
僨事。非新化之罪也。今得爲載芳所守。民其將蒙福
澤矣乎。是地古爲阿楚。自有郡縣以來。不在稱數。至
陳公而始以爲州。去今四五載。未見化理。今乃以屈
吾載芳馬。自楚人開之。卒以楚人治之。若稽田旣敷
菑矣。而疆畎以終畝。其終待若類乎。吾固知載芳之
足有爲於行矣。載芳方在邑庠。受知於提學薛公。
成化丙午。巡按湖廣汪公敬夫。欲評品十三郡士子。
薛乃籍其高第名氏。凡四十人。載芳名在籍中。而鐸
亦濫廁。自是吾益已納交於載芳矣。及偕計北上。會
禮部。歷南北國子試事。候選。還往京師。垂二十年。朝
夕過逢。同業共事。器識文藝。知載芳益深。識者期以
大發。而望其遠到。而載芳竟於不利。豈非命哉。茲其
于新化也。譬之猶處大賈於十室之市。發其救簏。足
以貨斯人矣。尚何不給之憂哉。或曰。土人思復其故
治。難以華理。理也。是大不然。方今文教衣被蠻貊。凡
有血氣者。莫不面內向化。人惟治之無道耳。苟有道
焉。合其情。無太戾其俗。而漸以銷其鄙野悍勁之氣。

柰之何彼不吾從而甘於之之爲哉吾之告載芳止於此孔氏之道豈遠是也他日新化稱治不異鄒魯人將逆數功德以求作郡之人吾載芳可以若祖言矣遠到之期其亦於今乎發軔也慎勿以旦暮責効而自弛其志

送南京刑部員外郎李君序

法官人之司命也唐虞以還雖商周之君其命士師已不能無憂于其間今讀其書有足徵者秦漢而下抑又可知予嘗約其弊而言之大略有四曰移於貨

撓於人深於疾惡之太甚而縱於姑息之無制也夫貨移之則不公人撓之則不果疾惡太甚則其深或至於逮善姑息無制則其縱或至於遺奸訟獄何由而可平也爲之君者苟有志於治安柰之何其不憂哉禹之稱臯陶曰邁種德刑凶器也而曰種德云者是蓋訖威訖富不深不縱去一惡則害者就利釋一無辜則死者復生故下則民協于中上則從欲以治刑之關係豈細故哉我

國家稽古制刑祖宗以來好生之德行乎法中凡在

法家皆期無刑百三十年于茲矣。然承平熙洽之餘。亦若不能無可憂也。若所謂移于貨者。則不惟國有常刑。而清議所在。嚴於鈇鉞。故小知自愛者不爲也。至於所謂撓於人。失之深且縱者。則予不敢知其皆無也。某以鄉進士爲工部司務。九載書上考。擢南京刑部員外郎。行有日。鄉之縉紳重其別。乃以贈言屬予。予聞其素以剛介平慎稱於州里。旣入官。大司空曾公亞卿張公。雖與可罔輕。而于君獨致重語。已足占其爲人。若向所謂法家之弊。可以信其必無矣。於其行也。以臯陶之事爲一誦之。

送河南按察司照磨曾希哲之任

世之業儒者。其自爲說。皆曰。吾將行吾學也。吾適未仕焉耳。仕矣。則又曰。吾將行吾學也。吾適未得自遂而專耳。嗚呼。聖賢之道。豈必專而自遂而後行哉。夫道無小無大。隨物與事而在。行於小。不害其爲大也。天地間事物。必待天地間人。併力治之。固非一二人可辦也。必皆專而自遂而後爲之。則吾道終無可行之時。而事物在天地間者。皆將任其自廢自廢矣。謂

理與勢有若是者哉。自生民以來。人至於孔子。其道可謂極矣。其志豈不欲舉一世皆屬吾爲也。視其理與勢有固不可者。故亦嘗爲委吏。爲乘田。其道亦惟於會計之當。牛羊之長而已耳。及爲魯司寇。攝相事。夫然後墮三都。誅少正卯。而其行稍大。如必欲自遂而專而後行之。借使不爲司寇。則孔子之道終無所試之。後雖有所刪述。人將不信且重。至于今遵行不已矣。世之人學孔氏之道。吾不知其得乎否也。至自爲說。輒欲自遂且專。將不屑爲孔子之所嘗爲。謂不如是不足以行其志。無乃諉是以欺人。而將自遂其私者歟。曾君希哲於吾同學爲先輩。少力學有大志。志在必行其學也。挾舉子業。屢困試席。凡今自吾鄉起而顯者。皆知其屈也。弘治乙丑冬十月。謁選得河南按察司照磨。時冢宰馬公亞卿。焦公皆河南人。其亦皆有擇於希哲也已。夫照磨主文移磨勘而止耳。以希哲所志。而自世俗觀之。亦所謂不得自遂而專者矣。希哲之言曰。河南土中也。而按察實挈其法綱。吾得執文史從諸公後足矣。何所非吾學之行乎。鐸

聞而喜。往候之。曰。先生其真孔氏之徒歟。何其志之
大而施無不可也。况今掌憲河南。爲弋陽姜公。蓋學
孔氏得其道而行之力者也。昔嘗宰吾景陵。吾與希
哲實皆與聞其緒論。希哲茲行也。相從朝夕。不異疇
昔之在門也。其於憲理。公實總之。希哲之志。將不亦
由之而遂乎。其爲我執向所云於公。以訂其何如。

送許君朝相歸海陽序

許朝相者。其先本閩人。以宦浙家海陽之龍湖。厥考
橋莊翁。嘗訓導永春。朝相受家學。富舉子業。遂雄於

士林。橋莊卽世家。家政屬朝相。業以中廢。事母曲盡孝
誠。處諸伯仲以友恭。宗族鄉黨化其敦睦。弘治戊午。
應例入粟補散官。屋所居之東偏。讀書其中。暇則灌
蔬種樹以自娛。因號東園居士。尤精於醫。務濟人。不
意報也。厥妹歸于館友盛。希道全和。希道以壬戌登進士。
朝相爲將其家。且羣僮僕以助之。貲糧必以自給。旣
至。凡同館於希道者。皆通刺相往復。每風日晴明。則
徧游城外內諸勝地。未幾言歸。理其裝。計不及什二。
三衣佩漸淪。觀其意氣。乃充然若大有所得者。予異

焉。問之故。其言曰。親親吾分也。然茲行。吾實多所得矣。夫人孰不欲游者。歷都闕邑。宜莫盛於京師。曩嘗聞諸人。猶傾耳無倦。况身親履之乎。道莫貴於儒。極世之選。而究圖無輟息者。宜莫若翰林。曩嘗得片紙。隻言。猶以爲榮。况詣其地。而日聞其論說乎。茲二者。予一行而兼有之。斯不亦多所得矣乎。鐸聞而嘉嘆久之。夫今人候所戚於仕邸者。必富其囊箱。華其冠服。資及其奴隸。人則躍躍以喜。否則爲失望。至終以爲憾者。徃徃而是。今朝相自東南浮萬餘里。破風濤。犯霜雪而來。且復捆載以自給。歸之日。行李索然。吾希道力不足以贖之。而其所自以爲有得者。乃惟登望之娛。道德之樂也。視世俗人情。何如哉。館僚諸君。道其美。皆賦詩送之。予茲彙括而序。今而後聞朝相之風者。當亦有所興起哉。

張氏椿萱同壽圖序

嘗有問於予者曰。壽可知乎。予曰。可。曰。子何以知之。曰。自其人與事知之耳。子未觀於物理乎。木之生一也。其或植於國門。狎於牛羊。瘁於斧斤之日。且雖其

性爲天下易生之物。未有能生者矣。苟植諸深山幽谷。雨露風日之外。百不及焉。則所謂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理也。惟人亦然。其賦性靜。志於仁。不妄思作。又其誼足以裕後。得賢子若孫。有可樂。無焦勞。其心思者。是猶植深山幽谷。足雨露風日。而百不相及者也。其壽也固宜。反是者。不亦可知矣乎。吾友張廷和。京山世家也。尊府益齋翁。讀書以道義自信。性鯁介於人。無所求。不投足公府。居常課子視耕之餘。閉門靜坐而已。母溫孺。人性柔嘉。寡言。歸張氏。事繼姑。餘三十年。庭無間言。室家咸宜。族黨取則。翁與孺。人性行實類。故教子一以古道。廷和最長。名璩。次瑤。游邑庠。次琮。廷和領成化丙午鄉薦。屢舉南宮。不售。時論稱屈。弘治壬戌。得夏津令。未朞。月事集。人安流。逋四歸。民以父母戴之。當路稱守令之賢者。必首舉焉。癸亥九月十二日。翁壽躋八十。七月二日。孺人壽八十有一。皆康寧。皓髮清顏。輝映樽俎。而子孫復賢。且貴顯。服貶封。又可計日。天下至樂。孰復有加此者。然則觀諸物理。而以人與事求之。則翁與孺人。其壽

可復量哉。廷和繫於官守，誕辰不能登堂稱壽，繪圖寓書。自夏津來，求予敘其端，將令捧歸以申遙祝之。悃予諦觀之，誠如所謂椿萱蘭桂等云者。此雖畫史意之所寓，而於予疇昔以答問者，殆有符也。遂槩括書而歸之。

魯文恪公文集卷之七終

魯文恪公文集卷之八

竟陵魯鐸振之著

京山李維楨本寧校

序

東岡魯氏譜序

魯之得姓爲吾祖者，吾不知其何所自也。若其顯而見於史傳者多矣。其苗裔則始於伯禽之封，後以國爲氏，蔓衍滋蕃。今吾教曰：吾必同所從來乎。荆楚之地，自古起事者所必爭，戎馬蹂踐，不知更變凡幾。譜

牒誰復有可考者。吾宗自吾所知。則元末紅巾之亂。府君諱思旻者。自長林避兵相失。止景陵之東岡。娶於陳氏。遂爲東岡魯矣。東岡府君而下。以至吾先人。中間多蚤世。其詳不相授受耳。孰者長林而已。至鐸占畢。粗解事。乃攷湖南總志。知昔之長林已復省入荆門。水木源本無從而得。正德改元。鐸自翰林被旨。克正使於安南。道出荆門之後港。試訪焉。後港卽長林舊治。得魯姓。遂凡數家。招致相問訊。因得魯之在荆門者甚夥。皆土著。其先亦多詩書仕宦。爲里正。

籍者不下十數。嗚呼。吾祖之徙自是也無疑。蓋魯本希姓。詢之景陵。纔三二家。又或託籍於近歲。長林之境。相去不窮日力。是何魯之多耶。吾祖之徙自是也無疑。但兵火之餘。亦皆亡其世系。不敢必指其一爲吾祖之所從出。以起一髮不真之羞。今特斷自東岡府君以下。次爲譜圖。以示將來。但使子孫知有長林耳。嗚呼。長林之徙。未二百載。世系不幸已不可考。則得姓之所從來。吾復敢知乎。正德六年辛未三月二十日。鐸序於夢野臺之看鶴亭。

送大巡王公惟貞奉勅紀功還京序

天所覆稱藩者語大莫湖湘若也。蓋其地與他藩爲際。凡八九。其間深山大澤。溪洞岩谷。家猿狖而居。蛇龍者。不知其幾也。夫地大則物富。多深山大澤。溪洞岩谷。則凡奸宄逋亾之相倚者。易逃且匿也。郁桂諸縣。其地際江廣。故其徭賊與所謂奸宄逋亾者。往往嘯聚。民甚苦之。舊嘗出帥。然其屯合解散。互有巢穴。我常羈旅。彼自室家。非鉅手大斤。痛斷根株。祇徒益民病。故雖時復竊發。當事者每憚於役。上下一談。濟

爲姑息。則自昔然爾。正德丁丑。溪洞蠻獠。其渠魁若龔福全者。十數輩。以其衆出肆屠掠。燒安仁。破攸縣。執辱長吏。民騷然莫知走所。巡撫中丞秦公行縣。得報於潭。方欲請合江廣兵爲薙獮之計。時巡按侍御王公惟貞。乃相與決曰。蛇豕梟獍。無悛理。苟視猶故。常如吾民何。於是三司諸公。叶謀生氣。請上兵餉。期會方畧之狀。旣得

請。則方伯方公督餉。憲副譚公贊畫。守巡爲少。秦王公僉憲。顧公與備。爲憲副。陳公則各自其地。以分督

管哨僉謂其慎俱焚戒飭紀驗非自王公不可乃具
名上之遂得勅如請且以在江廣者併付之師旅
旣集漢土和會公乃下令曰臨敵前却妄殺以希功
以贖混真者一以軍法十一月二日發衡陽由桂東
臨武桂陽郴州分道並進期日而舉我師扼其要害
江廣填其奔逸餉督交臨將和士奮千里響應若發
一機旣乃渠魁俘致黨羽誠獻每捷至公必身臨勘
覈恩法並行奸殲勞慰雖五溪部衆莫不感服而効
死者積歲之害殄於朞月奏凱之聲雜於民謠惟公
之靈也茲及代僉以公按治功百疇曩乃貌其事爲
圖錄璽書其上而欲某有言以贈夫人有疾痛在一
指股則頭目心臆爲之不寧以其同體也全楚爲藩
猶人之一體則柳桂諸縣其害可置而不問乎王公
憲體重廟廊而

聖天子視天下若洞瘵在身故按治之命公得湖湘
焉今茲大舉合謀以決是役至于紀驗則又罔有欺
弊非仰體上心而以全楚視之一體能有是乎予
得告里居獲安枕而卧者寔公之賜也方憚諸公有

贈言之命。故爲之。崑俛搦筆。亦因以致私頌云。

送向汝葵太守序

向君汝葵。蜀成都人。實貫楚之巴陵。弘治乙丑舉進士。以南京戶部郎擢守泉州。泉大郡。須君界焉。君旣就道。其僚友及楚蜀人之爲大夫士者。出餞之行。乃相與請言於予。以予亦楚人。非謂其文也。或曰。君之爲人也剛。然而不虐。於爲泉也足乎。或又曰。君之爲人也明。然而不察。於爲泉也足乎。其爲舊僚者曰。君於吾屬也。嘗同事。事苟當。爲人莫能撓之者。於爲泉

也足乎。予喜。起觴曰。諸君子所稱古之所爲循良吏者也。而謂汝葵兼有之。尚復何贈哉。守之任誠重矣。况守大郡者乎。勢權峙其前。貨賄出其後。非剛不可者。至於虐則不可也。位高而民遠。事隱而情深。非明不可者。至於察則不可也。然剛與明也。苟缺其一人。猶得以撓其所爲。亦未見其可也。今汝葵剛且明矣。又復不虐與不察矣。其孰得而撓諸。是故同鄉者得其體。同事者得其用。諸君子所稱。尚未足以贈乎。他日有聞太史傳循良者。必吾汝葵矣。於是。以予觴觴。

焉而申之辭曰願卒如昔之所得與今所望也汝蔡唯唯而別

壽陳夫人七十詩序

監察御史常熟陳君原習母夫人譚在堂其弟原大今爲翰林檢討原習乃以疾請家居侍養譚今年壽七十八月十七其誕辰也兵科給事中周君行之手自爲圖屬同年之官留都者各爲歌詩以致祝而命予序之予曰茲甚盛舉也在天道夫人宜壽在人理宜壽夫人在吾屬尤宜爲夫人壽茲誠甚盛舉也夫

人性孝謹勤儉始歸陳氏復清居士時已失怙而孀亦垂老矣夫人躬內政事之曲盡愛敬姑安焉常願以吾孫若婦報新婦耳屬分異人挾厚貲以養居士不校夫人實成其志拮据節縮致饒足令不困居士旣捐館教原習兄弟至次第取進士旣而復服食物於官所且戒曰第先爾事母復以我故累爾慮又使謂原習曰察汝持法毋庸次汝意以枉一夫謂原大曰寰汝史官汝母易一言以文汝詞至不介是非人其在州里賙貧卹苦者常常事也孔子以壽歸

仁者夫人仁若是使福善者不誣繼自今壽當無疆
予故曰在天道夫人宜壽也爲陳之里間族姍者夫
孰非舅姑也夫孰非夫孰不婦賴也夫孰非子孰不
母賴也今其事舅姑若夫者法其爲婦有子者法其
爲母則凡望陳氏之廬長幼卑尊其不刺刺語夫而
祈夫人之永年者無人心矣予故曰在人理宜壽夫
人也友道之不講也久矣善無相師過無相戒喜戚
不關信義不聯屬者皆是也古之人期三年走千里
外拜人之母而曾不少爽者豈徒然哉吾屬於原習
爲同年友其合又若非偶然者譚之賢原習兄弟之
孝友皆於風俗大有關係今日之舉非直爲觀美而
已者予故曰吾屬尤宜爲夫人壽也請以此爲序僉
曰可於是乎書

守正係全卷序

慈庵陳先生永豐人以古學勝行蚤知名大江之西
嘗職教光澤又教景陵鐸亦幸出其門旣遷陟壽
昌邸乃撮取

聖祖高皇帝訓飭之語書諸簡曰守正保全居常出

入袖中。鎮遠侯顧公繕一卷為大書其首。求名卿鉅儒文若詩以張之。重其人也。湖南提學安城歐陽子為之序。辭旨謹嚴。殆無遺義。然愚聞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箴於堂。銘於室。而終不逮言也。天下皆是也。且古之為王相者。賈生在漢。其才氣度世。觀其論說。自許與。當成何等事業。而畢竟乃爾。大儒如董子。亦僅以疾免。行之不已難乎。今先生謹所輔道。俾享為善之樂。

朝廷厚之。天下稱之。不啻漢之東平先生。累嘗乞休。而終被勉留。皓髮豐顏。福履優贍。實無負於聖祖之訓。有董賈所不可望者。嗚呼。其賢矣哉。其賢矣哉。鐸不佞。他日將有為先生立傳者。今後世與漢史並觀之。以為何如。

送張文卿學士歸省詩序

弘治十有六年秋八月。學士張文卿先生以母夫人年七十。將乞歸省。或曰。先生文學近臣。朝夕在經幄。不宜輒為歸計。或曰。借使得請。則考陟或至失期。如增秩。馳封。何先生曰。吾

皇春秋鼎盛聖德日隆而元老鉅人布在左右是予
委質之日長承顏之日短以情予可歸也若曰冀遷
秩以榮親孰若在側多一日之爲愈以義予當歸也
遂上疏懇請

聖天子察其志許之降恩禮出常數焉於是自元老
以暨諸僚從咸重其事相屬爲歌詩以贈成卷軸命
某序之夫人有恒言皆曰忠與孝惟所在以致力不
兩全也予則以爲是所遭之時與其地何如耳使吾
於此有可圖之日則雖去以求吾志亦可也何恒言
之足泥哉文卿之歸其自謀於道也孰矣我

聖明立愛之化自達孝始而賢宰輔之所以將順啓
沃者又皆正己躬行之實是宜文卿之請其情與義
卒得以自遂也然茲行也其關於世教爲大蓋文卿
以近密重臣負雅望其家世顯顯聲實光赫茲復篤
於孝思固足以風動乎人人又况吾君吾相併見許
重而贈之言者皆天下聞人足以揮揚其美行且播
諸聲樂奏於郊廟則夫感慕興起者豈徒一鄉邑而
已哉雖勒金石垂竹帛傳爲當代故實以方法後世

不異矣。豈不足徵我

聖明化理之盛哉。若其圖報將來。勲業又有未可量者。則忠與孝亦未始不兩全矣。予於文卿有同年之雅。請以是爲贈。或亦足以風世教云。

送李宗乾守德安序

今之守。卽古二千石刺史之職。其任亦重大矣哉。漢宣帝常曰。與我共治者。惟良二千石。唐太宗亦曰。爲朕養民。惟在都督刺史。故或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疏名屏風。俯仰諦觀。其後官不歷州縣。不擬臺省。蓋

以其職親民。福澤易及人。故見重類如是也。漢二千石龔遂。黃霸最顯。唐刺史韓昌黎。狄梁公最顯。後世想望其風。莫敢比擬。古之人。其才力豈皆絕於今之人哉。要在其志焉耳。志誠在於愛民。雖寡才力。未必無福於民也。况其優者乎。一命之士。尚有所濟。况其職重大如守者乎。今以重大之職。而復優於才力者。比肩而立。求其志。往往不類古人。非用於爲利。則爲名耳。爲名與爲利。將自不暇於爲民矣。又何惟乎人不蒙福治。不逮古哉。蘇子曰。君者。父母也。民赤子也。

郡守者。乳保也。父母育其子於乳保。乳保不才。則驚之。癩之。饑渴之。父母雖慈。不能幸育子以生也。然則今之爲利爲名。而不暇爲民者。不已愧於才乳保乎。弘治乙丑。李君宗乾將守德安。吾友劉用賓以其僚友贈言之意。請於予。重其行也。宗乾永平之遷安人。以癸丑進士。拜中書舍人。擢民部員外郎。尋擢正郎。君性警敏。剛介。事至能早見。言必中。倫方其在中書。以詞翰稱妙。在民部。又清謹有聲。嘗奉命覈勘勲貴土田。特受寶鏹之賜於

先帝。旌持正也。司銓衡者。重之。薦擢今官。由今而觀。宗乾其才其志。蓋可見矣。其於爲守以福民也。何有。雖然。德安吾景陵接壤郡也。比年旱澇。薦臻寇盜。相望。民以窮而澤未流。吾君之赤子。亦旣驚矣。癩矣。饑且渴矣。雖龔黃韓狄。將不得以易視矣。爲才乳保。救而育之。吾不能不重望於宗乾也。若夫臺省之遷。則固子他日事耳。

送張汝諧令六合序

弘治壬戌冬十二月。同年張汝諧將令六合。行李旣

戒朝士大夫善汝諧者具供張餞之城南酒半有起
言於坐者曰汝諧裔出世族方總髮已獲重於鉅人
今既登進士日益有聲銓部又嘗薦爲諫官

朝廷適欲儲待未卽用耳今乃使令六合六合小邑
也以處汝諧不亦枉其材乎余曰是吾汝諧之福也
子不觀於榷梓豫章乎當其始生也條然向成日復
改觀及其歷風霆犯霜雪至於成且定則出合于雲
莫復可搖撼矣用之以梁明堂棟清廟歷世代而不
顛壓苟方其成而遂材之其用雖無不可者然不竭

則朽終不免於棟撓矣故人以盛氣居盈者必覆而
重任遠道者每在厲抑諳練之後其始雖於人情有
快與否在君子則取舍自當有擇也汝諧本梁國之
後歷宋而元代有顯仕入

國朝則自曾祖至其父若叔以進士入官者凡四世
自伯兄及其弟若姪分試席於禮部者又凡數輩汝
諧輝映後先其材亦既成矣以爲要官固其所優然
當盛滿之際或將卒然有以加之如所謂震撼擊撞
等云者恐非其所堪也今乃必使爲縣令天其或者

欲用於既定之後耳。余故以爲汝諧之福也。夫仕而親民者，莫如縣令。事之難爲者，亦莫如縣令。蓋在吾上者，皆得以臧否於我，而在吾下者，又皆以其所欲與惡望我焉。一失其心，則上尤下怨，雖欲一日安於其位，有不可得。拂亂其所爲，思愁其心，是亦歷風霆犯霜雪之類也。自是而往，則天下之事，不以勝當爲憂矣。古者不由守令，不擬臺省，非無謂也。行矣。汝諧今往，其子成矣而定之時乎？從容廟堂，行復見子矣。予夙之^知子，器識之雅，故不敢以世情相附，和而以遠。

到相語，且以賀六合之人。將蒙子之福也。當文林公諸君子，謂予言可以贈汝諧，強授簡焉。於是乎書。

送憲副林君孚可之湖湘序

正德七年秋八月，湖廣按察副使員缺，太宰遂菴楊公亞卿劉公蔣公首薦監察御史林君孚可。

上即日擢用，將勅遣之。於是湖湘大夫士之在朝者，皆走相告問，至相賀以爲喜。喜湖湘之民之將蒙其休也。君聞之，莆田人，閩以文學才良稱多者，莆田爲最。稱諸莆田，則林氏爲最。林氏莫盛於後塘九牧之

後而君又其最也。君伯祖崇璧永樂四年進士第一。人終翰林侍講。負材氣。曉暢世務。以結知於

文皇祖。崇信於侍讀。實爲難兄弟。嘗司訓泉州府。人
才。肇興。尊人靜齋翁景泰甲戌進士。選御史。不就。知
冀州九載。遷淮安府同知。所至知裕其民。不知其他。
日故訖無爲之地者。未六十。謝其事而歸。人稱爲廉
退君子。君蚤承家教。弘治壬戌登進士。除行人。以使
事名於四方。尋擢監察御史。人凜凜然望其風。裁嘗
巡按真定等府。時逆瑾竊弄威柄。莫不覘其願。爲可

否。以從事者。君獨不爲動。時論高之。旣以才識老成。
簡領諸道章奏。譽望日隆。迺今而有是命。夫以若人
也。而湖湘得之以持憲。湖湘之人。奈之何其不喜也。
副使法官也。奉

天子璽書。凡官吏臧否。軍民利病。皆所當察者。峻急
則人不堪。姑息則法易廢。斯二人者。求於其職。謂能
舉乎。否也。禹之稱皋陶曰。邁種德。豈不以釋一無辜。
則死者生。戮一多罪。則善者安乎。今之持憲者。官不
必同。皆士師之類也。不得其人。可乎。湖湘視諸藩地。

最廣。况經積災大盜之餘。則所以煦濡善良。爾剔豪滑。良之望之。若望父母也。以父母見望於人。得不舉其職乎哉。君之學行出於家教。其爲御史也。湖湘實其當道。而又掌領諸道章奏。則是天下吏民之臧否利病。備嘗知之。而湖湘則其益加詳焉者也。以備知天下之明。歛而用之於素所加詳之地。其於休澤斯人也。何有。然則君是之擢也。苟有志於當世之務者。皆當爲斯人喜。奈之何。湖湘之人不喜而相賀邪。某本湘人。又於君爲同年進士。方自謂無以志吾喜也。而君之同道羅君薦卿。丁君汝正。道諸公意。請言以贈。遂樂爲書此。將以徵諸他日。

送韓韶州序

官建自邃古。凡以爲民也。必近於民者。於民爲親也。近民而親於民。宜莫若守令。古之所謂監郡部使者。巡察監司。非不尊且貴也。然其去民則以遠矣。去民遠。則雖尊且貴。未有不待守令而自理者也。今之鎮巡布按使。卽古監郡部使者。巡察監司之類也。然則守令雖不若鎮巡布按使之尊且貴。其責不旣重大。

矣乎。至於令則又奉守以為政者也。是近民而其責尤重且大。宜莫如守。蓋守既近民其秩又以崇近民。則其澤易流。秩已崇則威令易行。以易行之威令布易流之澤。一郡之內吾志得以專行。所及亦廣矣。有志於行道者不欲於守之為而誰待乎。但今之仕者其視人與自視。往往重內官而輕外任。如馬周所云者。而外任之中又以遠近論美惡。則其視守也將亦不見其重且大矣。此世俗情也。夫誠有志於行道者則自視將不類於俗。而人亦不得以外內異視矣。今

之守與古豈誠異哉。古今人豈誠不相及哉。龔遂古稱循良也。考其政則曰勞來巡行。獄訟止息耳。吾行其政焉。則亦龔遂而已矣。黃霸古稱循良也。考其政則曰力教化。後誅罰耳。吾行其政焉。則亦黃霸而已矣。而今之名為循良者。我知之矣。持小廉以繩下曰。吾於汝無負也。徇世好以奉上曰。吾於人無負也。嗚呼。能繩下。或有稱焉。能奉上。或有稱焉。至於所謂行吾志澤吾民。將亦誠有乎。否也。苟為名守者。不過是焉。則人之以內外異視而不見其重且大者。不亦宜

乎吾友韓本中以虞衡郎出守於韶命始下人之譁
曰以子而外補屈矣而韶復遠在嶺表則愈屈矣本
中曰官而皆內民將孰親仕而皆近遠將孰委吾憂
吾職之負耳而暇內外之計乎憂吾民之負耳而暇
遠近之計乎即日鬻所居取別於所識問韶所嘗經
歷諳其風土民俗者而爲期戒行李其同年僚友曹
仲玉述其事告予且以諸公贈言之意請焉本中與
予同鄉薦旣而爲同朝至相莫逆故相知爲詳方其
爲諸生已名全楚旣舉游太學有名京師旣又舉於
禮部至爲郎而名日益顯今其於韶也適世俗宦情
所薄者而其心無少累豈不誠有志於道者哉茲別
也固將行其志而流其澤矣將有古人之美而不蹈
今弊矣將自見重於人而不知爲外且遠矣則吾又
何言之贈乎昔劉元城嘗述司馬公之言曰寓嶺南
者其調攝惟節飲寡慾爲要吾贈本中有此而已矣
夫以諸公之請而所贈不過調攝之說則其人固可
知矣庸書之以徵吾言

賀徐君良貴營室落成序

徐君良貴自弱冠見畏於士林予猶在邑庠同之游者數載每舉人必望之先鳴數不得志於有司輿論稱屈尊人訓術翁既捐館里中故產悉委之二弟旣以治生亦吾儒事乃自爲別業經史之罅卽課耕穫以爲常親舊難之及其校文藝則同輩喾服計歲入則家用殷餘問學日益有聲人莫知其何能爾也族人有地數畝在夢野臺之南偏弘治間將鬻諸人良貴曰是殆非也倍價留之已而西隣亦以所居求售者乃增築居焉時友人張世禎走蓮北請予言賀之子適赴禮闈未暇也正德己巳良貴得美材乃卽其舊第新之堂宇高傑井里改觀庠友但德純十輩復欲有以賀之請曰願修舊事予時以國子司業得告歸養尋疾在草土未能爲也辛未良貴以歲薦起將領省書北上二月之吉德純復過予曰良貴行且別先生亦旣從吉能終無一言乎哉予謝曰久矣吾之負良貴也雖然是亦若有待焉不及今日無以備吾說於良貴也昔韓昌黎示兒詩曰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盡爲士者欲有所管治恒待於俸給之入

未其有成於諸生之手者。間有之。則必徒志廢學。莫復能進取之決矣。今良貴盛業於戴經懷槩之時。而自無負於賢能之薦。人或終世莫能專治者。乃兼而有之。謂非才賢夫過人。能有是乎。茲將由太學取解。京闈以伸所學。行厥志。無復有內顧之牽矣。則將何事不可爲。何任不可勝也哉。吾之久負良貴。而今得備說以持賀者。其在茲乎。况良貴之子。行今爲訓。彬孫復秀。發不羣。濟美肯構。乃其餘事。是尤可賀也。

送李大夫川父貳守寧波序

京職由進士。恒十九。姻連宗藩者。例不得預。吾沔之有李大夫。由是也。大夫名濂。字川父。祥符人。弱冠首解中州。尋出身進士。以文學知名域中。其先旅兄嘗作賓。周邸而郡君時無恙。大夫故應外補。知急內。輔者惜焉。既視沔篆。凡守所宜爲。與不宜爲。前是所宜遵。宜革。民所謂利與害。不俟時興罷之。是故吏勸民嬉。郡邑大治。暇輒過筭。讀古書。爲文章。滿家生徒。獲薰炙。多爲名士。取高第。當路稱文學。政事論薦者。交使人之跡於道。兩預試場。號得人。坐是書考踰期。

時則郡君已逝且無出或勸之自白例可內轉大夫
不聽嫌干進也沔人知其將遷皆相向莫之所出民
曰其將復守巡我士曰其將由學政復我誨也既乃
與桑舉州溥郭廣平鳳翔同遷今秩二人者姻親實
同然彼以例局此則以恬靜自限寧波又猶是有李
大夫矣沔人大失望求其由不得相與問於余乃語
之由曰昔也局於例猶乘_乘舉州郭廣平也今也限於
恬靜實吾大夫之由耳不然吾沔於寧波其尚能致
有之哉若屬無憾也大夫之賢道行吾黨當路知之

著在薦書朝野知之孔門賢科纔四大夫有二焉是
行也道日以通聲日以大惜且賢之者人人是也苟
當國者急內輔之人將必能踪跡求之且大受矣豈
令以歛惠一郡耶若屬何憂膏澤行復及矣於時祖
大夫者請次其說以爲贈云

劉母太安人七十四壽序

弘治十六年癸亥劉母太安人年七十有四十二月
二十有五其誕辰也安人子鄉進士用章稽勲副
郎用燾將稱觴上壽朝之搢紳同鄉曲者若中舍陳

君弘道凡二十輩相肅往賀之。而以致辭屬之鐸。鐸於用章。同歌鹿鳴。其何說之辭。乃言曰。仁者之壽。古有明徵。若安人。蓋可占矣。安人性靜而慧。以慈敬老。恤貧急患。難疾苦。市嘗有貧病寒餓而危者。人雖忌不敢近。安人必令給藥食。或衣且燠之。所活頗衆。嘗借閑適。先生教什邡。綏德。見生徒貧甚者。至解其子衣衣之。惟所欲副焉。卒多成就。先生卽世。用章時未及冠。用熙猶髫年。安人繼先生志教之。有不止爲舉子業者。故其器識才藝足追古人。成化丙午。用章領

湖藩薦書弘治己酉。復薦用熙登庚戌進士。授主事。用勉安人封。尋至今官。著書凡數家言。賢聲寔雄銓部。用章雖六舉未利。而人以倫魁期之。益信伯仲師師。同底仁賢原所自者。賢安人焉。夫安人之仁。施於平生。而復成教於其子。其子之仁。行且施諸天下。要之皆安人之仁也。使孔子之言終效。安人之壽可復涯哉。吾又聞凡人無所思愁其心。以勞形灼精者。亦壽。安人以靜慧之性。有以濟物。其心有樂而已。其子之賢且貴。又如此。則其樂當未央也。夫惟賢斯樂樂。

斯壽其樂未央。則其壽寧有既乎。衆有爲楚聲而歌者。歌曰。巍巍壽域。開八荒。天壽仁者斯。其常仁如安人。壽無疆。

新亭逸老八十壽詩序

封君劉翁原善。別號新亭逸老。子同年戶部郎中邦直之父也。其先華陰人。

國初曾大父積戰功。至爲南京錦衣百戶。翁少穎敏。蚤讀書。旣得大義。遂復究老佛陰陽星命之說。復善卜。有奇驗。孝友勤儉。出於天性。性尤寡慾。年逾五十。卽異寢處。其安人梅旣沒。遂不復繼室。所居退晉之新亭故址。入

國朝。其里未嘗有甲科鄉人。惑焉。至不以業舉願其子者。翁不謂然。教邦直。竟舉弘治壬戌進士。自令縣。擢武選主事。乞便養。改南京駕部。封翁如其官。邦直擢今職。其子亦旣襲廕。翁子孫皆貴。且賢。晨昏不違。膝下。燠寒。滌瀉。承翁歡無怠。去城才里許。翁歲不數入。居常野服。從田翁溪叟出遊。逍遙於林臯谿谷間。故以逸老自號。翁今年壽八十。十二月十日。其初度。

也。考功郎中林君從學。屬同年之官都下。各爲歌詩。往賀而祝之。而其序則以命之。某也。夫爲人子者。孰不欲顯揚其親也。至其所大欲。則惟親之壽康耳。親而壽。則雖菽水亦盡其歡。若夫顯揚矣。其親乃復壽且康。子之心當何如哉。爲人之親者。孰不欲其子之在側也。至所大欲。則惟其貴顯耳。子而貴。雖有所睽離。亦樂也。若夫其子既貴顯矣。乃復在側而日享其養。親之心當何如哉。是子之於親。與夫親之於其子。其欲豈有極哉。然有命焉。不可以必得也。故苟有所得。則所不得者。亦可以自慰矣。况其所欲皆無所得者乎。今翁既壽康。而復膺封秩。邦直既貴顯。而復在左右。是親得極所欲於其子。子亦得極於其親。夫極所欲。將極所樂矣。况翁又有所自樂者乎。蓋樂斯逸。逸斯忘老。翁之壽。其有量乎。翁之壽。其有量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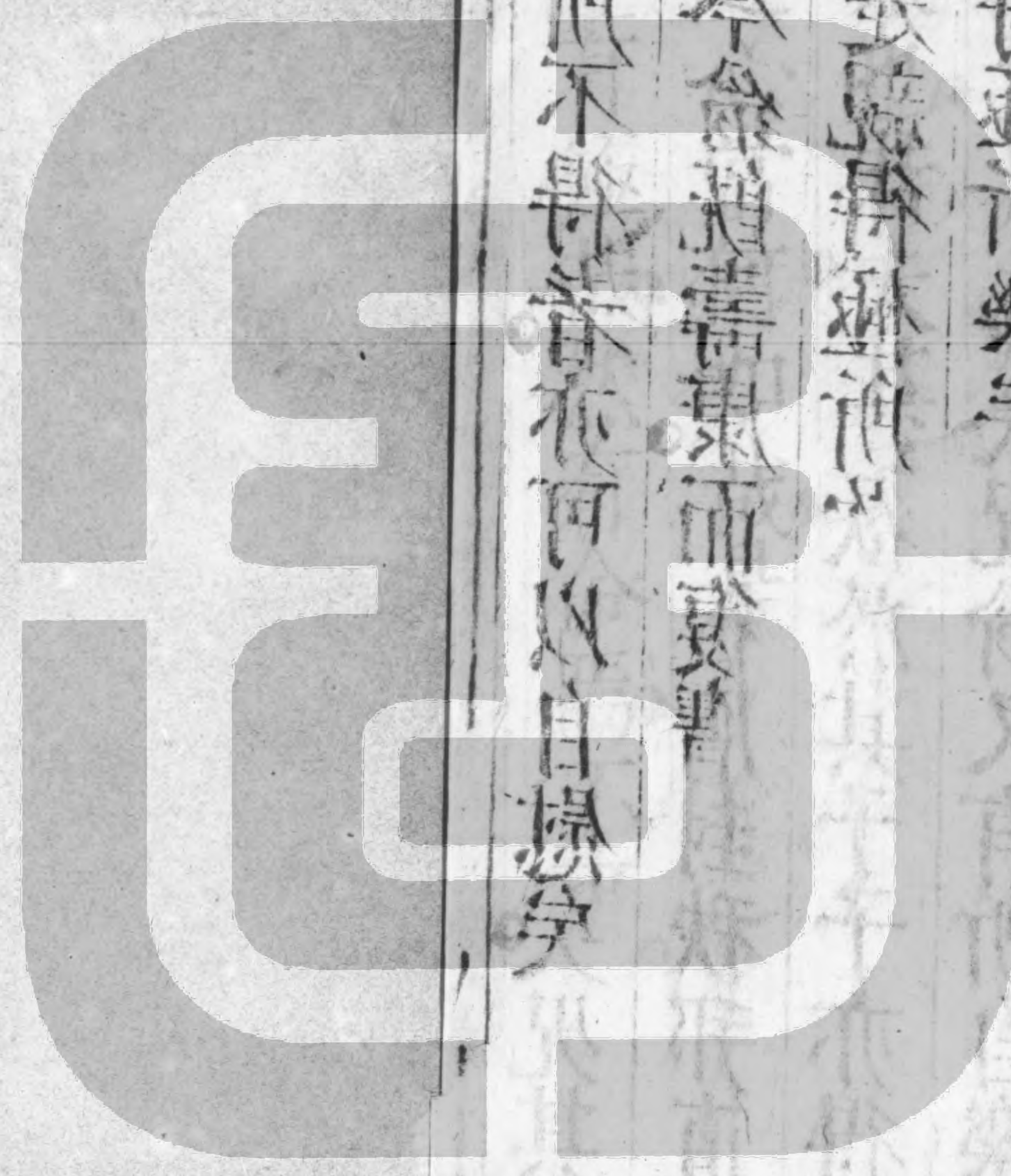
... 人自量乎命之薄其亦量乎

蘇洵始於世樂矣

王立言最臨於世樂

將者乎今命猶壽集而莫

河縣似世不將者亦可以自



書